（一）

　　「**般若**」稱之為大智慧，「**波羅蜜**」是到彼岸。這一個「**多**」字，從過去到現在有多種說法，一般而言，「多」亦是語助詞，讓語意圓滿，等於中國文字的「了」，表示已經圓滿了，加強前述功德的成就。亦有解釋「多」就是「定」，這二種解釋皆可。可以說是「了」、「圓滿」，也可以說是「定」，皆能使經題的意義更完整、更真實。  
  
　　「**心經**」，「經」是通題，通一切經，故稱為「通」。「心」是別題，專指這一部經，就是「別」；在佛法來講，「心」就是心法，在這個地方就是指「般若波羅蜜多」。  
  
　　「般若」有三種：文字般若、觀照般若、實相般若。實相般若，就是指我們這一念本具的心性。由文字般若，經過觀照，最後達到實相，就能夠到達彼岸。彼岸，是相對於此岸來說。煩惱，是此岸；達到菩提、涅槃，就是彼岸。凡夫眾生是此岸，解脫的聖者就是彼岸。要想達到這個境界，必須要透過文字般若、觀照般若，最後證到實相的境界，就能夠到達彼岸；到達彼岸，就能夠圓滿。圓滿什麼呢？圓滿我們本具的心性──菩提妙明真心。所以，這一部經主要是講實相。實相，就是指我們這一念心，又稱為佛性。  
  
　　先了解經題，就知道這一部經，屬於大乘或是小乘？這部經是講般若，屬於大乘經。在佛法裡面，般若的意義甚深。六波羅蜜──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，最後是般若波羅蜜，用這六種法門來轉識成智、超凡入聖，使眾生從此岸經過煩惱的中流，到達涅槃的彼岸。但是，前五度每一度都需要般若波羅蜜。  
  
　　六度，是用來度我們心當中的六蔽、六種毛病。因為心當中有慳貪，所以必須修布施。慳貪就是我執，布施就是破除我執的一個法門。佛法當中，要破除兩種執著，一個是我執，一個是法執。破了我執，恐怕又執著這個法，產生了法執，所以還要有般若。  
  
　　例如，布施是法，布施了以後，能夠增長福報、去除貪心，可是，布施波羅蜜這個法還在，心當中還是一個執著，執著布施為實有，稱為法執，所以，最後用般若波羅蜜來破除法執，連布施也不能執著。了達施者、受者、所施物三者本空，破除執著，稱為「三輪體空」。  
  
　　明白了以後，就了解佛所說的八萬四千個法門，都是用來破除執著的。凡夫執我，所以佛說種種法門來破除我執；破除了我執以後，根機差的人，又執著法為實有，所以，佛又講般若來破除法執。  
  
　　佛所說的般若經有八部──《大品般若經》裡面有十萬偈、《小品般若經》四千偈、《放光般若經》二萬五千偈、《勝天王般若經》二千五百偈、《光讚般若經》一萬八千偈、《文殊問般若經》六百偈、《道行般若經》八千偈、《金剛般若經》三百偈。  
  
　　《心經》也屬於般若經。為什麼稱為「心經」？有兩種解釋，第一，「心」指本具的菩提妙明真心；第二，《心經》是綜合八部般若的心要、精髓，稱之為「心經」。  
  
　　「般若」翻譯成中文，稱為「大智慧」。一般世間人也有智慧，但並不是大智慧。因此，為了區別，又可翻成淨智慧、妙智慧。  
  
　　世間人的智慧不屬於淨智慧，不是清淨的智慧，而是染污、有漏的智慧。例如，發明電燈也是智慧，但這一種智慧不是大智慧，為什麼？它不是清淨的，而是有漏的。有漏，就是有漏洞、有毛病。電的作用能夠提升生活品質，相反地，電也可以用來毀滅世界、毀滅人類，所以，它不屬於淨智慧。  
  
　　淨智慧，只有利而無害。這個智慧是什麼呢？就是返照自心、返照諸法皆空。返照自心，就能明白自心在什麼地方。所以，般若能夠使我們的心得到寧靜、使我們契悟本心，這樣所產生出來的智慧，與世間的智慧是不一樣的。

（二）

　　般若的解釋有很多種，每一個宗派的解釋都不同。天台宗以三種智慧來說明般若之智──一切智、道種智、一切種智。一切智，是指證到聲聞、緣覺，就能夠通達一切諸法總相及空相的般若智慧。菩薩斷界外塵沙惑，超越聲聞的境界，修如幻觀，成就如幻三昧，通達一切緣起，又不離開世間上的一切假有。  
  
　　菩薩為了普度眾生，必須通達一切行門，如同醫生為人治病，由於病的原因很多，就必須學習種種處方來對治；菩薩為通達道種智，了知一切諸法別相，要學習一切法門。因為菩薩不離開假有，知一切法如夢幻泡影，知道什麼因、什麼緣，最後產生什麼結果，以種種道法教化眾生，這種藉假觀道化眾生的般若智，是第二種般若。  
  
　　二乘修析空觀，觀一切法緣起性空，了達空性之理，這就是聲聞、緣覺之智。這種體悟偏空之智，即為「但空般若」。菩薩有大慈悲心，不離開世間法、不離開眾生；假使離開世間法、離開眾生，就不能度眾生、不能成就一切功德。但是，想要度眾生、想成就一切功德，就必須通達一切行門，所以，菩薩就要修假有，從空出假，不離世間，「宴坐水月道場，大作夢中佛事」，這就是菩薩藉由假有度化眾生的般若智。  
  
　　佛有「一切種智」，能夠通達二乘、菩薩之智，乃至十法界一切性相，三智圓明。佛法有「性宗」與「相宗」，一般認為淨土宗多半是講相，禪宗多半是講性，把性和相分開了，這只是在表面上來看。其實，性相是不二的，了達性相不二，就是佛的智慧。十法界的每一個法界都是相融、相通的，性與相也是相通、相融，不是兩個。  
  
　　以水為例，水是一個相，波浪也是一個相；水的性和波浪的性，皆是溼性，本來就是一個，不是兩個，這就是性相一如。再舉一個例子，男眾是相，女眾也是相，相與相雖然不同，但是性是一樣的，男眾的這一念心性與女眾這一念心性平等不二。眾生看到性是性、相是相，佛的智慧就通達性相是一如的。  
  
　　不僅如此，事和理也是一個。眾生看起來，事是事、理是理，分成兩邊了；或者是從事到理，或者是從理顯事。以佛的智慧來看，事理就是一個，染淨也是一個。一般人認為娑婆世界是染、十方淨土是淨，穢土是穢土、淨土是淨土，地獄就是地獄、天堂就是天堂；以佛的智慧來看，穢土和淨土是一個，地獄和天堂也是不二。  
  
　　一般人認為因是因、果是果，在佛看起來，因和果是一個，把因和果看成是一體的。眾生的境界，因就是因，修因才能證果，必須從因上去努力；在佛看起來，因地心即是果地覺。舉例來說，從台北到靈泉寺，靈泉寺是一種果，從台北出發是一種因。開始出發的這念心，和到達靈泉寺的這念心，是一個？還是兩個？悟了這念心，本來就是一個；假使沒有悟，開始出發是因，到達目的地是果，把它分成兩個了。  
  
　　佛的智慧，就是因果一如，不但如此，通達十法界的一切道理，乃至洞徹一切性相、事理、染淨、因果……一切諸法不離當念，都在這一念心，這就是諸佛所證大覺圓滿之智。  
  
　　從天台宗這三種方法來看，般若是有深有淺的，有文字般若、觀照般若，最後證到實相般若。聲聞、菩薩也有實相般若，佛也有實相般若，佛所證為最究竟的實相般若。這些般若智有層次的差別，分為一切智、道種智、一切種智，聲聞、菩薩、佛所體證的各有不同，假使眉毛、鬍子一把抓，就可能弄錯了方向。  
  
　　所謂「一切智」，就是證到諸法空性之理。所以，聲聞、緣覺，入到偏空涅槃。一般人說菩提心和涅槃性，本來就是一個。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佛──諸聖人證悟的層次，只是方便的說法。雖然是方便，當中還是有次第，這些次第都必須了解。聲聞修析空觀成就了，能觀這念心和所思惟的空性之理相應，一下就入空定；斷了六根本煩惱，成就「一切智」，此為聲聞、緣覺之智。  
  
　　菩薩除了修空觀，更修假觀。為什麼還要修假觀？為了普度眾生。因為要在眾生當中，才能度眾生，所以「不出三界、不入三界」，始終在三界當中來來往往，度化眾生。起了執著，就要墮落，所以菩薩修「如幻觀」，所謂「如幻三摩提，彈指超無學」，觀一切法如夢如幻、如泡如影，不執著假有亦不離假有，這樣所修出來的智慧，就稱為「道種智」。但是，觀一切諸法是空性、是假有；空是空、假是假，又分成了兩邊，所以再進一步契悟一切法當體即空即假，當體即是實相，這樣就稱為「一切種智」。  
  
　　從這幾個方面來了解，就知道般若之智確確實實可以漏盡我們的煩惱、破除我們的執著。破除了執著，沒有煩惱，就沒有業障；沒有業障，就不受苦報。這一念心性就是大覺圓滿，稱為「到彼岸」。所以，用文字般若、觀照般若的方法，證到了實相般若，就到達了彼岸。

（三）

　　彼岸是相對於此岸來講，此岸是什麼呢？生死就是此岸，菩提、涅槃就是彼岸。希望從生死的此岸，到達菩提、涅槃彼岸，必須從文字般若開始，依教觀心──用返照的方法，返照自心，這就是觀照般若。以觀照般若漏盡自己的煩惱，度過煩惱的中流，煩惱沒有了，最後彼岸就現前了。為了讓大家了解，而說此岸、中流、彼岸，這些都還是一種方便。  
  
　　要度過煩惱的中流，必須要用觀照般若斷除見思惑、塵沙惑、無明惑，方能成就。先破除見惑、思惑，這是中流；進一步，要破除塵沙惑，這也是中流；再進一步，用中道實相觀，破除最初一念無明，這還是屬於中流。所以，中流包含這三種過程、三種境界、三種層次。漏盡了這三種無明煩惱，才能真正到達菩提和涅槃的彼岸。  
  
　　懺悔、誦經、持咒、早晚課誦……屬於文字上的般若。從文字上的般若，慢慢依教觀心，就屬於觀照般若。什麼叫返照？以參話頭為例，把這念心收回來，在話頭那裡問一句：「誰？」這就是返照。  
  
　　再舉一個例子，看到一位女性，忽然打了妄想，產生了愛著、產生了執著，馬上發一個慚愧心。知道發慚愧心，這一念心就是返照。自己經常檢討、慚愧、改過，這就是返照觀心，這就是般若，把這個心收回來了。檢討、反省、觀照，功夫用得上了，煩惱漸漸稀薄，最後能觀之智和所觀之理相應，漏盡煩惱，這都屬於觀照般若。  
  
　　或者是與理相應──與空性之理相應，就證到真空；返照的這一個智慧心，就契入了真空。或是返照假有，觀察我們這個世界如夢如幻、如泡如影，如《金剛經》所云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」以上述例子來說，看到一位女性長得很苗條，心裡起了貪著，忽然想到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」馬上就把當作實有的外境破掉了，這就是般若。眾生看到外面是實有的境界，所以才起貪愛。菩薩所修的般若，是觀一切如夢幻泡影，外面的境界都是假的，還貪什麼呢？  
  
　　觀照如夢如幻、如泡如影，還有一個如夢如幻、如泡如影的存在，這是一個三昧境界，還沒有悟到真心、還沒有悟到實相，所以，最後這一念心不住在真空，也不住在假有，「當下即是，動念乖真」，惺惺寂寂、寂寂惺惺，這是什麼？這就是實相般若。簡單來說，實相，就是我們的本心本性。佛法有很多道理，都講得通。用文字般若、觀照般若的方法，契悟了實相般若，就到達彼岸了。

（四）

　　依據圓瑛法師的解釋，「多」即是「定」，亦有解釋「多」表般若波羅蜜已經修圓滿了、已經證到般若波羅蜜了、已經到達彼岸了，藉以加強語氣──用這一種方法，絕對可以到達彼岸──因為《心經》是綜合八部般若的心要，用般若波羅蜜多這個法，一定可以證到如來、證到菩提的大圓鏡智。  
  
　　每一部經都是稱為「經」，這是通題、通稱，這一部經專門講這一個道理；其他諸經也都各有各的內涵，別別不同，這是別題。《心經》是專門講般若波羅蜜的道理，用文字般若、觀照般若，契悟實相，所以這一部經是屬於無上大乘經，為令眾生發大乘心所講的一部經。  
  
　　按照一般的解釋來說，「經」有「貫、攝、常、法」四種含意。什麼是「貫穿」？佛所說的經，前後的道理相貫，事理也是相貫，事理不二，所以稱為貫通、貫穿。「攝持」，就是攝受上根、中根、下根的眾生。「恆常」，就是不變，無論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這個道理都是實實在在的，與世間上的其他道理不一樣。世間上許多道理不一定是真實的，舉個例子來講，科學上發明了一個定律，經過了一段時間，又被後來的人推翻了，就證明它不是一個真理，而是隨著因緣變化。「經」則是常，是不變的，無論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都是如此的。  
  
　　法，為一切世間所尊重，所以「經」又稱為「契經」──上契諸佛之理，下契眾生有漏之機。經裡面的內容，必須是佛所說的，要契合佛理；雖然契合佛理，但是大眾都聽不懂，那麼這一部經就不契機。所以，經是契理又契機。理，就是佛所說的理；機，是眾生之機，有上根、中根、下根。所以，佛所說的種種法門，歸納起來稱為「經」，這些法門都是契理、契機的。這一部《心經》，也是契理又契機。  
  
　　天台宗有七種立題──單三、複三、具足一。這部經是以什麼來立題？完全是以法，沒有講到人，也沒有譬喻，所以，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是單法立題。  
  
　　我們明白了這一部經具有這些意義，如果進一步了解，「般若」是大智慧，為什麼不直接譯為「大智慧波羅蜜」？佛法的翻譯有幾種原則，一是音譯，一是義譯。音，就是梵音；義譯，就是不用這個音，而直接用中文的意思把它翻譯出來，所以依照義譯，應翻譯為「大智慧波羅蜜多心經」，但，為什麼不這樣翻譯，而翻成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」呢？這是什麼道理呢？  
  
　　佛經的翻譯有五個原則，稱為「五不翻」。有五種情形，就不要進行義譯，而是保留原來的梵音，即音譯。為什麼稱為「梵音」？因為印度人認為自己的祖先是從梵天降生下來的，稱為「梵裔」。梵裔，就是指他們的種族。他們的音聲、語言，就稱為「梵音」。般若，就屬於梵音。  
  
　　所謂的「五不翻」，是指多含不翻、祕密不翻、尊重不翻、順古不翻、此方無不翻。  
  
　　第一，多含不翻。假使某一句話或某一個詞，裡面含有很多的意義，把它翻譯成中文，無法完全包含這些意義，這樣的情形就不進行義譯。舉例來說，《楞嚴經》云：「十方婆伽梵，一路涅槃門。」「婆伽梵」，或作「薄伽梵」，意指如來的境界，但是不翻成如來佛、如來，因為「婆伽梵」具足六種意義：自在、熾盛、端嚴、名稱、吉祥、尊貴，「如來」一詞，無法包含這些意義，所以保持原來的音，而不翻譯成中文。因此，具足多種意義時，保留原來的梵音，這就是多含不翻。  
  
　　第二，祕密不翻。例如密咒，翻出來毫無意義，但是假使能夠誦持這個咒，具足信心，就很有感應，這就是祕密不翻。  
  
　　第三，尊重不翻。這裡所說的般若，就是屬於尊重不翻，還是保持原來的音。「般若」能令人生尊重之念。以「般若」和「大智慧」來看，這二種名稱比較起來，還是「般若」具有深義。所以，「般若」不翻譯為「大智慧」的原因，是因尊重。  
  
　　第四，順古不翻。從過去到現在沿用這句話已經成了習慣，大家都這麼唸，假使翻成中文，反而不適當。例如，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意為「無上正等正覺」，二者比較起來，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更圓滿，並且從過去到現在都是這樣使用，這就是順古。  
  
　　第五、此方無不翻。「此方無」就是我們現在這個世界沒有的，就不要翻，保持原來的音。以「閻浮提」一詞為例，一般人看不到閻浮提，所以乾脆不翻。又如，佛經裡面提到的「菴摩羅果」，這是在印度的稱呼，但究竟什麼是「菴摩羅果」？因為此方無此果，故用原名而不翻。依據這五種原則，這部經也是屬於五不翻之一，即尊重不翻，因此保持原來的名稱，稱為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。

（五）

　　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在七種立題當中，屬於「單法立題」。現在開始講正文。「**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**」這段經文屬於正宗分。  
  
　　這一段是告訴我們修行的法門，要怎麼樣去用功；用功到功夫相應了，就能度一切苦厄，無論是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……一切諸苦，統統都能得到解脫。如經題所說，用大智慧、用般若的方法，照見五蘊皆空，達到實相般若。  
  
　　這個法門是觀照法門，觀照、返照五蘊皆空。五蘊都是空相，但還不是實相；照見五蘊皆空，就能夠離苦。凡夫因為執著一切為實有，就有我執、法執。有我執，執著五蘊假合為實有，一切煩惱障從我執起，就有生、老、病、死苦；有法執，不明瞭諸法因緣而生，一切所知障從法執起，而無法自在。所以，這一段是告訴我們修行的方法。  
  
　　每一個法門的宣說流布，總是有一個緣起、總是有一個地點。《心經》是世尊在靈鷲山中，入甚深光明大定，宣說正法三昧。這時，舍利弗尊者觀察因緣當發起眾，詢問觀世音菩薩，若有人欲修學甚深般若法門，當如何修學？於是觀世音菩薩乘佛威力，因舍利弗尊者的緣起而說此般若觀照的法門，令眾生離苦得樂。  
  
　　「觀自在菩薩」，這是觀世音菩薩的一個名號。菩薩的名字很多，如：地藏王菩薩、普賢菩薩、文殊菩薩……有無量無邊的菩薩。觀自在菩薩就是觀世音菩薩，有些人不了解，看到觀世音菩薩有時候是男相、有時候是女相，究竟是男相還是女相？觀世音菩薩也是男相、也是女相，也不是男相、也不是女相。這是什麼道理呢？《楞嚴經》裡面講得很清楚，觀世音菩薩用耳根圓通的法門，「反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」，已經成就無上正等正覺；成就了佛果之後，因大慈悲心的關係，所以成就三十二應身的菩薩法門，以三十二應身來度化眾生。所以，這個地方觀世音菩薩是現菩薩身來輔佐釋迦牟尼佛弘揚佛法。  
  
　　「觀自在菩薩」，「觀」，是一個修行的法門，如：觀照、觀相、觀想……完全是指我們這一念智慧、這一念覺照心。由於觀行功夫得力，所以能夠得到自在。  
  
　　「自在」，有因上自在、有果上自在，有事上自在、有理上自在；因果同時也能得自在，事理一如也能得自在。由於自在，所以成就菩薩的道行、成就菩薩的果位。  
  
　　「菩薩」，全稱為「菩提薩埵」。「菩提」是覺悟之意，「薩埵」就是有情，覺悟的有情、大道心眾生。自己能覺悟，又能覺悟大眾，最後，自覺、覺他，統統到達圓滿的境界，達到最究竟覺、無上正等正覺。觀世音菩薩早已成就無上正等正覺的果位，現菩薩身倒駕慈航，稱為觀世音菩薩，或是觀自在菩薩，或簡稱為觀世音。  
  
　　我們進一步了解，菩薩的位階很多，賢位菩薩、地上菩薩、等覺菩薩……都屬於菩薩位，都通稱為菩薩。地上菩薩證到了法身，悟到了真空妙有，悟到這一念心性，稱為法身大士、法身菩薩。又如，觀音菩薩亦可稱為觀音大士。  
  
　　想要修菩薩行、想要修六波羅蜜，這是初發意、初發心的菩薩。發心菩薩現在還沒有菩薩的功夫、沒有菩薩的智慧、沒有菩薩的功德。我們稱他人為某某菩薩，是一種尊稱。因為他發了菩薩心，修六波羅蜜，就是發心菩薩，屬於發心位。由於發心，開始慢慢地修戒、修定、修慧，修六波羅蜜……仍然屬於凡夫位，所以稱為凡位菩薩。

（六）

　　「觀自在」是從因上得名。在因地的修行上，以觀行的方法，使心得到自在，使身也得到自在。眾生就是不得自在，為什麼不得自在？由於我執，執著我們這個身體為實有，乃至於看到外面的種種境界──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認為都是實實在在的。心當中充滿了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、邪見，有種種的煩惱，就屬於眾生境界，就不得自在。  
  
　　以貪財為例，看到錢財起了貪心，假使得不到，就拚命用種種不正當的方法占為己有，小則當小偷，大則當強盜，甚至於謀財害命。六根貪著外在的六塵境界，眼睛看到好的東西，一定要去看；不看，心當中就放不下，這就是不得自在。耳朵聽到外面的聲音，就想要瞄一下。如果聽到好的，心裡充滿了愉悅；聽到不好的聲音，心裡就起煩惱。無論是愉快或煩惱，都是不得自在。鼻根也是如此，聞到香味，心裡就歡喜；聞到臭味，就起煩惱。仍然不得自在。舌根也是一樣，看到好吃的，心裡面很高興，拚命地吃，吃到肚子出問題了，就不得自在；相反地，吃到不好吃的東西，心起厭惡、心起煩惱，吃這一頓飯，心都在煩惱當中，也不得自在。  
  
　　身根也是如此，對於外在的冷暖，乃至於種種的觸受、感覺，都讓人不得自在。例如，天氣很冷，讓人冷得發抖，心裡面一定很難過、很討厭；反之，風和日麗，陽光普照，感覺心情很開朗。討厭的這一個心、開朗的這一個心起了貪著，都不得自在。我們的意根，想過去、想現在、想未來，要它不要想，心裡面就很難過，心裡面就感覺無聊，乃至於這一些境界都沒有了，就打瞌睡了，這個意根也得不到自在。  
  
　　所以，「觀自在」，觀照般若的功夫成就了，如《金剛經》所說：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。」眼見色，知道是好的、知道是壞的，只是一個知，心不隨外面的色塵所轉，就得自在，這才是真正的自在。耳根聽到別人讚歎我，心當中知道，不因此而歡喜；聽到不好的聲音或他人的毀謗，知道是毀謗，也不起煩惱，這念心始終存在，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，這就是自在。這是在因中修行的自在，必須這樣去修，才能得到觀自在菩薩這一種菩薩果位。  
  
　　這念心能夠作主，就能自在；心不能作主，就得不到自在。明白這個道理了，就在六根上去修行。第一個，要起觀照、要起覺照；假使失去了觀照、失去了覺照，就沒有辦法掌控六根。眼根不隨境轉，眼根就得自在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……依此類推，統統達到這一個境界了，六根就清淨了。六根清淨是初步，還要繼續用功，由六根清淨，最後達到六根歸一、六根互用，這又進一步了。悟了以後，也是這樣修；沒有悟，還是這樣修。這就是真修，這是心當中從觀照般若上得自在。  
  
　　再舉一個例子，無論是男眾看到女眾，或是女眾看到男眾，心當中忽然起了欲愛、起了色愛，馬上用觀照的方法：「我為什麼愛他？『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』！」這就是般若，起了這一念心，就是般若智慧。  
  
　　凡夫眾生不知道這個相是一個虛妄的假相，所以才起貪愛。女眾看到男眾孔武有力，走路虎虎生風，身相也很莊嚴，做事情也有擔當、乾淨俐落，又很有學識，就產生愛著了。產生了愛著，還不知道這是假的，沒有產生般若智慧，沒有起覺照這一念心。如果當下這念心看到外面的境界，只要起這第一念，馬上第二念就覺察：「我又在打妄想了！為什麼看到這個境界起了貪愛呢？因為執著為實有，其實這都是虛妄的。四大五蘊都是空相，人命無常，一切都在變化。今天看到他孔武有力，一生了病，動都不能動……」這樣去分析，就是「觀」。  
  
　　如果再進一步分析「九孔流不淨」，人有九個地方都是不淨的，這又是觀照。由於觀照功夫得力，這個心平下來了、靜下來了、定下來了，心就得自在。六根跑到外面攀緣，馬上知道了，就照它一下：「誰在打妄想？誰在起貪心？」用我們這一念覺照心來收攝六根，就是這麼簡單。雖然是簡單，還是要下功夫，要慢慢練習。  
  
　　這就是從因上去努力，要時時刻刻內照，把能看這個心收回來，要反觀、反聞，這就是「觀自在」。唯識上講：「剎那率爾心，墮境第一念。」就是告訴我們，這個心要時時刻刻保持正念，如《金剛經》所說的「無住生心」，這就是道、就是實相。這念心守不住，馬上就落入塵勞境界；落入了塵勞境界，自己還是不知道。假使我們有了功夫，就能馬上知道：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現在在貪什麼？」這一念「剎那率爾心」，非常地微細。

（七）

　　一般人起了貪愛，自己還不知道。起了貪愛了，繼續在這裡打妄想，還是不自覺。想久了以後，心當中就放不下，叫它不想，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，這個種子已經根深柢固了。從第一念、第二念、第三念……產生了我執、產生了執著，對方的影子已經落到八識田中，把清淨心遮覆了、染污了。這時候，自己還不曉得心裡出了毛病，還在想：「我和他可能是前世有緣，一見面就這麼投緣！」自己不知道是妄想，還自以為彼此投緣。所謂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」，晚上夢到對方，還是不知道這個夢是一個虛妄的境界，把夢中的境界當作實有：「奇怪！是不是我們前世有夫妻的關係？既然是夫妻的關係，那就是有緣，今生乾脆把這個緣了了，才好修道；如果這個緣不了，可能沒辦法修道。」愈想，離本心就愈遠，退失菩提心了、就墮落了，這些都不得自在。  
  
　　以禪宗來說，修行就是在牧牛，不能讓牛去吃草。「草」，比喻外在的六塵境界；只要心一攀緣，馬上照它一下，把牛鼻子拉一拉，這就是「觀照」。在這裡用功，達到「八風吹不動」的境界了，心就得自在了。相反地，假使「稱、譏、毀、譽、利、衰、苦、樂」八種境界現前，自己失去了觀照的功夫，失去了般若返照、這一種智慧，自己就退失了菩提心、就不得自在。  
  
　　一般人不了解這些道理，拚命向外去追求。追求得愈多，似乎顯得愈有本事，這是不是顛倒？我們現在用觀照的功夫，只要心一動，就知道心當中就有一個賊人在偷我們的功德法財了。經常這樣起觀行、起覺照，不隨境轉，就是用功。  
  
　　這裡所說的「觀」，不是用眼睛往外面看，而是在因地上修行，時時刻刻覺察，知道煩惱；進而覺照，照破煩惱。這一念心很平靜、很安詳，心不攀緣、意不顛倒，這樣就是「禪悅為食，法喜充滿」，就得少許自在。  
  
　　進一步，依照這個方法繼續用功，功夫用深了，不但打坐能夠得到自在；不打坐時，六根對外面的境界，也能得到自在。不但是坐到一支好香，支支都是好香，支支都能得到自在。不但靜中能得自在，任何時間、任何空間，都能得自在；白天能得自在，晚上這個心還是能夠得自在，這就是能作主、證真之人，就稱為「真人」。  
  
　　這一切都要經過返照、覺照。由於覺照的功夫得力，慢慢破除我執，證到我空，成就聲聞的果位，就能得自在。再進一步破除法執，證到法空，成就菩薩果位，更進一步得自在。所以，自在有深、有淺。這是在因上修行，最低限度要這樣修。  
  
　　觀自在菩薩不但是能夠成就自在，而且在果位上也能得自在。果位上如何得自在？菩薩「一得三業淨」，身、口、意三業清淨，這是不是自在？「二得一百八句圓」，能講一百零八句圓通自在的法；「三得三種意生身，出入自在定」，這就是果位上得自在了。凡是菩薩，都有這一種功夫。  
  
　　在這個地方，觀世音菩薩就是用這一種觀照的方法，依第六意識起修，將第六意識轉成妙觀察智，而得自在。在《楞嚴經》裡面，不是用觀照，而是用耳根反聞，《心經》裡是以覺觀、觀照，成就觀世音菩薩的果位。  
  
　　菩薩聞聲救苦、隨緣應化，有大化、小化、隨類化。觀世音菩薩有三十二應身，其實菩薩、如來化身千百億，這是果位上的境界，要想得到果位上的境界，必須要從因當中去努力。所以，因上得自在，果也得自在，功夫還是有深、有淺。  
  
　　無礙，就能得自在。無礙，分為理無礙、事無礙。什麼是「事無礙」？例如，佛經裡面提到「遠近無礙」，凡夫眾生看到遠就是遠、近就是近，不能得自在；房子外面的東西看都看不到，就不能得自在。有大與小，就不能得自在；我們只能在廣大的空間裡面活動，如果在很小的空間，就不能得自在。所以，要達到無礙的境界，才是真正得到自在。  
  
　　很多人把「自在」的意義解釋錯誤了，社會上有些人提倡「自在禪」，認為人要得自在，要活在當下，要吃就吃、要喝就喝、要玩就玩、要看就看……吃了以後就算了、喝了以後就了了，這是自在嗎？這個不是自在，是放縱第六意識。放縱第六意識，造作惡業，將來隨業流轉，哪裡還能得自在呢？不但害了自己，也害了別人。現在得不到自在，未來更不可能得到自在。  
  
　　要想得自在，就要從因當中去努力，要學觀世音菩薩，六根保持平靜、保持寧靜，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，還要「**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**」，這是更進一步了，功夫有深淺了。以打坐為例，你在打坐，別人也在打坐，表面上看起來沒有什麼差別，但是你坐在這個地方，打妄想、打瞌睡，心安不下來；人家打坐的功夫已經很深了，功夫純熟了，沒有妄想、沒有瞌睡，惺惺寂寂、寂寂惺惺，這一念心與實相相應。你現在才知道惺惺寂寂，人家早就體悟惺惺寂寂了，所以這個功夫就有很大的出入。  
  
　　「行」就是觀行，有身行、口行、觀行，其中以觀行為根本。前面是講般若波羅蜜，就是依教觀心，依文字般若起觀照般若。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」，不只是在文字上了解，進一步要依教來觀心，依著這個教法來返照自心。  
  
　　「行深」，波羅蜜也有深淺，聲聞、緣覺是但空般若，比一般剛剛開始修行的那一種觀照般若更深；菩薩是由空出假，化導眾生之智的般若，此般若之智比聲聞還要深；佛三智圓明，契入中道實相，就更深了。一般人只是唸「般若波羅蜜多」，只是口誦而沒有起觀，所以，不但口誦，還要作觀行。  
  
　　密宗口唸密咒、心作密觀、手結密印，這就是起觀。我們現在也是一樣的，不但要了解文字，還要觀。什麼是「觀」？「觀」，就是覺觀境界。無論什麼宗派都是一樣的，講到這個地方，都要內照。內照，就是把這個心收回來，起覺照。心當中起了煩惱，把它照破，就稱為內照。參話頭，在話頭那裡安住，也稱為內照。念佛，把這念心靠在佛號上，也是內照。修中道實相觀，時時刻刻安住正念，使這念心不想過去、不想現在、不想未來，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，處處作主，這就是內照。  
  
　　現在只是一個開始，還要「深」，時時刻刻這念心都現前，動也如是，靜也如是；白天如是，晚上也如是。一坐下來，一念不生，這就是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」。

（八）

　　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」，是用什麼方法？這個地方是「**照見五蘊皆空**」。這一種般若是「照」，是一種契入、入門的方法，用覺悟的心，覺察、思惟，這就是聞思修，所以，這個觀照也是一個方便。照，有能照、有所照──能照之心、所照之理。修行要知道這些道理，不但要知道，而且要去實習、要去練習。  
  
　　能照之心，起覺照；所照之理，即「五蘊皆空」。眾生執著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五蘊為實有，所以，身體有一點病了就熬不住。因為病是依靠在五蘊當中，所以就感覺很苦惱。假使我們把色法照空了，地、水、火、風都是虛妄不實的，那麼病安在何處？就無從立足了！  
  
　　如果病立足於地大，地大歸地大，與我有什麼關係？假使在水大上出了問題，水大歸水，與我也沒有關係。所以，靜坐的時候或是身體有了病痛，就要思惟：「我感覺痛，哪一個是我？」心當中起了煩惱，思惟：「誰在起煩惱？」一個一個地破除，這就是般若。  
  
　　佛陀對於迷色重的人，開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皆空的法門。什麼是色？就是色相。認為自己或他人的四肢五官長得很端正、很秀麗，貪著一個莊嚴相，這就是迷色。迷了以後，經常貪著，照照鏡子、化化妝，這就是執著假相。世間上的人一天到晚都在假相上面討生活，要梳頭、燙髮、染髮，要噴香水……浪費了很多錢財、時間及精神，始終在假相上下功夫。  
  
　　所以，我們要把它觀空，就要觀照。照，一個是返照，一個是析空。假使不能返照，用分析的方法也可以。過去執著為實有，現在一樣一樣地剖析，一切都不是實在的，男相、女相都是虛妄的，怎麼知道它是虛妄的？「這個身體哪一個是我自己？」「我為什麼要貪著？」……要徹頭徹尾、百分之百地剖析一番，依根解結，否則我們的執著、心結，始終存在。  
  
　　究竟哪一個是我？我的頭髮很好嗎？頭髮會變灰、變白，到最後脫落了，頭髮好不好？不好！幾天不洗頭髮，裡面又髒又臭……這樣子慢慢去分析。佛說人的頭髮是所有毛髮中最不好的，冬天不生暖，夏天不收汗──冬天是涼性，不會生暖，在頭上沒有暖氣，所以不適合；夏天不吸汗，頭髮出了汗，統統從頭上滴下來。所以，沒有人把人的頭髮拿來織毛衣、織帽子，頭髮是毫無作用的。  
  
　　現代女性流行染髮，把頭髮染成各種顏色，認為這是美觀，卻不知道染多了以後會中毒，到最後頭髮統統掉光了。過去執著這些為實有，現在了解了這些道理，這麼一分析，就知道愛這個頭髮沒有一點用處，青、黃、赤、白……都是虛妄的，就不會貪愛頭髮了。  
  
　　身體哪一些屬於地大？頭髮、皮膚、指甲、骨頭……所有一切固體，都屬於地大。既然是地大，就歸於地。「歸」，就是還原之意。因為外面有地、水、火、風，身體也有地、水、火、風，把身體一樣一樣地分析，歸還四大，就與我們毫無關係了。  
  
　　身上的淚水、口水、小便、血液、痰液、精液……這些歸於水大。歸於水大之後，自然就不會貪著了。人的精液是很臭的東西，人即將投胎時，神識一念不覺，入到女性的陰道裡面，受精子和卵子的包圍，慢慢轉化成地、水、火、風，就成了型，所以人的身體是很髒的。我們的身體是精子和卵子組合而成的，你看髒不髒？這麼一想，身體實在是很髒、很臭。  
  
　　身體的固體，屬於地大，地大就歸地；身上的水份，屬於水大，水大就歸水；出入息、一切動作，屬於風大，風大就歸風；身上的暖氣就是熱量，屬於火大，火大就歸火。歸，就是歸還原處。這樣一來，我們的身體到哪裡去了？就空掉了。既然空掉了，哪裡還有什麼病？哪裡還有什麼不舒服、放不下的？  
  
　　所謂「迷色」，一個是迷內色，一個是迷外色。迷內色，就是迷惑於這個身體，貪著身體，貪著男相、貪著女相。什麼是迷外色？例如，一般人要去爬山，要到各處去觀光、去看風景，這就是迷外色。看到庭園裡的花草長得很茂盛、花開得很鮮豔，天天都要去看一看花、天天都要去欣賞一下樹木；不去看，心當中就放不下、心當中就很難過，這就是已經迷了外色。無論是看到外面的風光很好，看美麗的庭園、看歌仔戲、看唱歌、看跳舞……都是迷外色，自己的心作不了主，把外面的境界當作實有。對於內四大的色身、外四大的色塵境界，都心生迷惑、顛倒。  
  
　　現在我們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」，不但內色不迷，外色也不迷。「照見」，就是用分析的方法，分析我的色身屬於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假合，沒有一個我的存在。如果迷外色，也可以用四大假合來分析，分析外色也是四大空。  
  
　　例如，貪著外面的一棵樹，葉子長得很茂密，又開花、又結果子，就是迷外色。迷了外色，起了貪愛、執著，這是煩惱，是心當中的一層障礙。因此，用同樣的方法，進一步觀外色空，這棵樹、這個花草，也是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假合的，本來就是一個虛妄的境界，為什麼貪愛它呢？樹的皮、花、葉、根、枝幹，都屬於地大，地大就歸地；樹裡面有水份，水份就歸水大；樹也有熱量，能摩擦生火，屬於火大，火大就歸火；樹裡面有空氣、還有呼吸系統，早上吐氧氣，晚上吐二氧化碳，屬於風大，風大就歸風。所以，樹也是虛妄的，是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假合。  
  
　　眾生迷惑，把身體的「色」和「相」當作實有，產生了我執、我所。有了我執，就有我所，就成了眾生顛倒，是第一重迷。所以，我們現在用般若的方法來剖析我執。坐在這裡，安禪靜慮。安禪，就是把身體調好，調身、調心。姿勢要正確，身體調好了，呼吸調好了；接著要調心，沒有妄想、沒有顛倒，心要專注地思惟這一個道理，這就是調心。假使不知道調心，思惟的時候，心又跑到其他地方去了、又想到別的事情了，就不容易修成功了。

（九）

　　所以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首先，照見色蘊皆空。色，就是地大、水大、火大、風大，四大假合。內四大空、外四大空，經常這樣思惟、返照，一遍、二遍、三遍……十而百、百而千，要重慮緣真。什麼是「重慮」？因為我們的執著太深，過去幾十年、乃至於無量劫來的執著不容易破掉，除非智慧、定力特別深厚。什麼是智慧特別深厚？這念心一起照，完全沒有妄想、完全沒有顛倒，只有當下這念心，就會產生無比的力量。  
  
　　假使這念心當中有夾雜、有間斷，根本產生不出力量。觀想、觀想……又打瞌睡了；思惟、思惟……又打妄想了，心當中又不耐煩了。「唉呀！腰痠背痛，休息一下再說。」這就不是「行深般若波羅蜜」，根本還沒有進入軌道、還沒有入門，還在門外徘徊。所以，藉由思惟，與這個理相應了，才是入了門。什麼叫作相應？一思惟色法是地大、水大、火大、風大四大假合，是空，這麼一想，這個境界馬上就會現前，這就是相應了。  
  
　　不但理馬上現前，這一念一提、一照，馬上就入定了，這就是「行深」。如果再深，這一入定，沒有時間、空間，所謂「山中無甲子，寒盡不知年」，自己感覺是很短的時間，實際上已經過了好幾天，甚至好幾十年、幾百年、幾千年，這就是甚深般若波羅蜜了。  
  
　　這裡所說的「照」，是用思惟的方法，也可稱為觀想、思惟、照破。用這個方法慢慢分析，照見四大皆空──內四大空、外四大空，就破了我執。破我執，只屬於色蘊。什麼是「蘊」？「蘊」，就是覆蓋之意。我們這念心如同太陽一樣，無論白天、晚上，始終都是存在的。那麼，為什麼看不到太陽？看不到太陽，不能認為太陽不存在，只是被雲遮住了。現在把雲照破，就能看到太陽。「色蘊」，就是地、水、火、風，把這個雲照破了，心就得解脫。其次，是受蘊、想蘊、行蘊、識蘊，這些屬於心法。  
  
　　人不外乎是色、心二法組合而成。迷色重的人，佛就講四大皆空；迷心重的人，就講受、想、行、識皆空。檢視看看，自己是不是知道受、想、行、識是空？不知道。為什麼不知道？因為人從過去到現在，始終貪著種種感受，不知道感受是虛妄的。不但貪著，而且還進一步不斷地提升。譬如，我們現在吃的東西，調味愈來愈精緻。味道本來是虛妄的，為什麼還要去調味呢？因為現在的人專門講究味道、講究口感，酸、甜、苦、辣……什麼都吃。不但不覺得酸甜苦辣是虛妄的，而且愈來愈講究、愈精緻，這就是愈來愈迷。  
  
　　凡夫眾生始終是活在虛妄的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當中，把它當作實實在在的，心就顛倒了，就迷失掉了。起了貪心、瞋心、癡心、慢心、疑心，成了心結、成了煩惱，由這個結，慢慢成了垢。所以，現在要解結、要除垢。佛說八萬四千個法門，都是用來解結除垢的。明白這個道理，就找到一條路了。  
  
　　道不是修出來的，如果我們把道修出來，這個道就不是真道，而是方便。所謂「方便」，就是暫時讓我們安心而已，是有所得的。真實的道是無所得，為什麼無所得？因為道是本具的，得個什麼呢？師父說法、大眾聽法這念心，不是修來的，是本自具足，一切現成。只因我們迷色、迷心，所以這一個清淨心、這一念真空妙有心、這一念實相的心，就不現前。我們照見了五蘊皆空，把執著破掉，道自然就現前了。  
  
　　我們心當中有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、邪見，這些塵垢不是馬上就能夠解脫得了的，所以佛經裡面講，一個是見惑、一個是思惑。見惑容易破除，思惑就不容易。我們現在所說的屬於思惑──對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五塵，起貪、瞋、癡、慢，乃至我執、我所，這些習氣、煩惱不容易斷除，所以要拉長時間薰習、觀照，要細水長流。  
  
　　《心經》二百六十個字，其中用功的法門，就是一個「照」字。掌握了這個原則，就了解《心經》裡面的功夫就是一個觀照、就是一個「照」字。照什麼呢？「照見五蘊皆空」。什麼是「見」？因為眾生看不見身體是地大、水大、火大、風大組成的，不見心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不知道是空性，所以，現在用般若的方法，讓自己看見。所謂「見」，就是契悟。了悟色蘊是空，受蘊、想蘊、行蘊、識蘊都是空。  
  
　　知道受、想、行、識是空，再進一步分析，佛經裡面講：「受如水泡，想如陽燄，行如芭蕉，識如幻境」，證明受、想、行、識都是虛妄的，沒有一個是實在的。然而，眾生就是貪著受、想、行、識所產生出來的幻覺。產生了這一種幻覺，起了貪愛，心當中生了煩惱，就稱之為成垢、成結。然後，再依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意，對外面的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產生了識塵境界。這個識塵無論是善、是惡，都是一個夢、都是一個水泡。所謂「根、塵、識」，六根對六塵，當中產生六識，就成十八界。十八界，就屬於眾生境界。這個眾生境界現前了，就要去受報，一定是如此的。  
  
　　要想脫離十八界、出離十八界，怎麼樣出離呢？不是用移民的方法，如從台灣移民到美國。現在有的人認為娑婆世界很苦，想往生淨土、想移民到極樂世界。究竟怎麼樣才能移民呢？就要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這樣馬上就能離開五濁惡世。離開了煩惱、離開了無明，當下就是淨土。離開了無明、煩惱，當下就證到菩提、涅槃，這就是真正在五濁惡世中辦理了移民，一切還是要靠自己。所以，這個法門是最殊勝的一個法門，要想超凡入聖、要想了生脫死，必須這樣修，就是一個「照」字。  
  
　　我們明白了色蘊是空，在理上是沒有問題，但在事相上還是有問題，怎麼辦呢？就是要經常薰修，沒有別的。一坐下來，就修這一個法門；六根接觸外面六塵，馬上起照。照什麼呢？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照見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都是虛妄的，這就是禪宗祖師所說的「觸物起照」。所以，禪宗法門就是般若法門。  
  
　　所謂「觸物起照」，「物」包括外在境界與色身四大。「觸物」，就是六根一接觸外面的六塵境界，一碰上，馬上就知道。知道什麼呢？知道自己起了貪愛，馬上起照：「這是色！色就是虛妄的。《金剛經》講：『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』當體即空！」你起了這麼一念心，這就是覺照、這就是般若。既然外面是虛妄、是空，能照這個心就得解脫。所以，「觸物起照」，這就是功夫。

（十）

　　《心經》告訴我們「照見五蘊皆空」的道理，日常生活中六根接觸六塵，必須觸物起「照」，這是觀照的功夫；照見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都是虛妄的，如《金剛經》所云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。「見」，就是契悟，了悟色蘊、受蘊、想蘊、行蘊、識蘊五蘊皆空。用這一個觀照的功夫，就能遠離無明、煩惱，就能真正地離開五濁惡世。  
  
　　色蘊，包含了男相、女相，美相、醜相……一切色法。色蘊既然是虛妄的，還心生貪愛，就是顛倒、就是迷糊。這個道理要經過思惟，確確實實地剖析一番，時時刻刻都要有這種覺照。  
  
　　過去科技不發達，有修證的人才能契悟佛法；現代科技發達，用科技、醫學的方法，更能證明佛法的真實性。一般人把男女相當作實在的，所以起貪心，產生執著，想要占有，其實男女相都是虛妄的。例如，現在有些人想要變性，到醫院動手術，就可以男變成女、女變成男。如果男相是真實的，就絕對不能變成女性；假使女相是真實的，就絕對不能變成男性。由於相是虛妄的，所以能夠變。因此，《金剛經》云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」  
  
　　再舉一個例子，我們看到一潭水，這個水，是實在的嗎？水也是虛妄的。怎麼說呢？科學家經過分析，水是氫和氧兩個元素結合起來的，假使把氫和氧兩個元素分開，哪裡還有水？所以，水是空性的。進一步，氫和氧是真的嗎？還是虛妄的？  
  
　　水遇到了高熱，變成氣冉冉上升，水就不存在了。氣體也不是實在的，它會變化。遇到高空的冷空氣，氣就變成了雲。下降變成雨水，這時又變成水，歸還原點了。假使遇到更低的溫度，就變成了雪，乃至於凍成冰，成了冰雹。冰雹遇到熱，又變成了水。這樣去思惟，所有相都是虛妄的，對於外在的東西就不會起貪愛、不會起執著，這是般若的智慧。  
  
　　佛經裡講得更清楚，人看到水是水；餓鬼看到水，變成了膿、血；天人看到水，成了琉璃；修羅看到水，成了刀劍；龍看到水，變成了宮殿；魚看這個水，就變成了空氣。我們的心意識是業識，外面的境界則是一種業感，由這業感顯現出來的業相，所以，業相也是虛妄的，哪一個是實實在在的？真正是一切法空。體悟到法空，就屬於菩薩的智慧。  
  
　　《金剛經》云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」五蘊也是虛妄的。我們明白色蘊是虛妄的，再也不會貪著色相，不會貪著這個假的東西。受蘊，有苦受、樂受、不苦不樂受。  
  
　　受，就是一種感受。我們吃了一道菜，口感很舒服，這就是樂受；覺得不好吃，這就是苦受；第三是中庸受，又稱之為不苦不樂受、捨受，吃了這一道菜，感覺也不好、也不壞，吃飽就好了，這就是中庸受。  
  
　　那麼，怎麼知道受是空？我們要詳細地領悟一番，才會知道苦受、樂受、捨受都是虛妄不實的。舉例來說，每個人對於感受的認定都不一樣，四川、湖南、湖北一帶的人，喜歡吃鹹的、辣的，認為這是最好吃的。但是，其他地方的人吃了辣的、鹹的，反而感覺很痛苦。我們想一想，究竟辣的、鹹的，是苦還是樂？是好吃還是不好吃？  
  
　　有的人喜歡吃臭豆腐，覺得臭豆腐很香；有的人一聞到臭豆腐的味道，頭都發昏了。究竟臭豆腐好吃？還是不好吃？有的人喜歡抽菸，一抽菸，馬上精神百倍；但是有的人一聞到菸味，頭就發昏。究竟這個菸能提神？還是讓人頭昏腦脹？有的人喜歡喝酒，喝了酒，快樂如神仙；有的人一聞到酒的味道，頭就發昏。有很多人喜歡吃苦的，認為苦瓜、苦茶很好吃，假使桌上沒有苦瓜，就覺得這一頓飯不夠味道。巴西一帶的人喜歡吃酸的，假使這一桌菜再好吃，但若沒有酸的，就覺得不夠味道。  
  
　　假使酸的、苦的、辣的、臭的、甜的……種種味道是真正好吃的，每個人的認定應該都一樣才對，為什麼有的人認為好吃，有的人認為不好吃？由此可知，酸甜苦辣等味道，都是虛妄而無自性的，都是空性的，隨著每個人的嗜好、習慣，而產生種種感受，證明苦受、樂受、不苦不樂受，都是虛妄不實的。所以，受蘊也是空。  
  
　　再以做善事為例，我們做善事覺得很快樂、很歡喜；可是有的人認為，做善事是一種顛倒、是一種愚癡，所以一毛不拔。同樣的一件事情，每個人的認定和感受都不一樣。所以，就這樣觀照，照見色蘊是空、受蘊是空、想蘊是空、行蘊是空、識蘊是空──五蘊皆空。  
  
　　能照、能思惟的這個心，就是智慧心，就是佛智，是覺悟的智慧。觸物起照，就把第六意識轉成妙觀察智了，這個功夫是練出來的。禪宗形容這個智照，就是一把寶劍，所謂「佛來佛斬，魔來魔斬」。「佛」代表好的境界、好的東西，「魔」，代表不好的境界。例如，看到佛像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這也是虛妄；看到孔武有力的勇士，也是虛妄；看到白雪公主，也是虛妄……總之，看到什麼都是虛妄，這就是覺智、佛智。佛智，就是我們覺悟的這一念智慧心，非常重要！無論修任何法門，假使這一念智慧心不能生起，我們修行的功夫不會現前。  
  
　　所謂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色蘊、受蘊、想蘊、行蘊、識蘊皆空，只有這一念心，沒有第二個，一切諸法都是虛妄的，如夢如幻、如泡如影，只有這一念心。假使功夫用熟了，打坐時境界現前，馬上就能起智照──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始終安住在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、如如不動的境界，這就是「千年暗室，一燈即破」。但如果還有能照、所照，還沒有歸一，就不是實相，只是一個空的境界而已。  
  
　　佛經裡面提到，一個是能，一個是所；一個是賓，一個是主；一個是境，一個是心。明白這個道理了，有心、有境，心境俱在，沒有妨礙。這個地方是有心、無境，只有這一念智慧心存在，其他都是空的，只有這一念常存，這樣就能得解脫。  
  
　　天台宗把這一念智照，分成三種層次，所謂「佛智照假，佛智照空，佛智照中」。什麼是「佛智照假」？觀一切法如夢如幻、如泡如影，修了一切善法，知道這些境界都是虛妄的，不生貪著，而且必須儘量去做，修六波羅蜜圓彰萬善。所謂「佛智照空」，了達一切諸法緣起，畢竟空寂。體悟諸法皆空，破除執著。然後，不住假有，也不住真空，這個心清清楚楚、了了分明，就是中道實相，這就是「佛智照中」。這個地方，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就是屬於「佛智照空」，這是第一步。不但破除我執，更進一步要破除法執。  
  
　　假使能破除我執，又能破除法執，就能「度一切苦厄」。所謂「度」，是「度脫」之意。凡夫有分段生死，二乘和菩薩有變異生死。要出三界，必須斷盡見思惑，乃至於斷除塵沙惑、無明惑。用佛智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就能度脫一切苦厄，所謂「三惑永斷、二死永亡」，分段生死、變異生死，統統了脫，見思惑、塵沙惑、無明惑三種煩惱統統漏盡。

（十一）

　　眾生執著五蘊為實有，產生我執；有了我執，就有我所，就產生了無明、煩惱、業識，所以流轉六道。六根、六塵、六識、十二入、十八界，就屬於眾生的境界。佛法一切行門，不外乎是對治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五蘊。迷色重的人，佛就開色蘊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皆空；迷心重的人，佛就開受、想、行、識四蘊皆空。  
  
　　現在進一步詳細地研究五蘊。「蘊」有「蘊藏」義，五蘊當中藏著真性；有「覆蓋」義，由於執五蘊為實有，覆蓋了真性。  
  
　　「色蘊」，除了內色以外，還有外色。內色，指我們的色身，是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假合。外色，即是宇宙森羅萬象、形形色色。所以，「色」是以「質礙」為義。「質」就是物質，因為有物質，就產生障礙。我們的色身是物質，外在也是物質境界，所以，內四大與外四大都屬於「色蘊」。  
  
　　第二，「受蘊」。「受」以領納為義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根，領納前境、領納外境，在這當中產生一種感受、覺受，如：知道冷、知道熱，知道苦、知道樂……這些感受歸納起來，分為苦受、樂受、不苦不樂受。  
  
　　進一步分析，由於樂，產生歡喜；由於苦，產生憂愁。於是，就有喜受、憂受，這些都屬於第六意識。所以，意識通前五識，前五識都有意根存在、都有意識的作用。假使沒有意識，前五識也不容易產生作用。  
  
　　五根對五塵，領納外境。根，分為浮塵根和淨色根；淨色根，又稱為勝義根。什麼是浮塵根？五根之外形，眼睛可看到的叫作浮塵根，具有形相。此外，還有淨色根，比較微細，就等於現在所說的神經細胞，必須有天眼通才能看得出來。  
  
　　五根對外面的塵境，一個是順境、一個是逆境。順境現前時，感覺一切都很自在、很舒適，就稱之為樂受。領納了逆境，就感覺很苦，稱為苦受。例如，氣候惡劣，非常寒冷，就是苦受。這些都屬於前五識的作用，但裡面也有第六意識的作用，依第六意識而有喜受和憂受，乃至於不苦不樂受。第六意識念念遷流，而心生歡喜或煩惱，屬於想陰。為了解說方便，所以佛法把前五識和第六識分開來解釋。  
  
　　這些作用從什麼地方產生出來的？第八識，即是心王裡面的種子。種子又從什麼地方產生出來的？是從真如。透過第八識種子起現行，才能產生前六識，乃至於第七識的作用。所以，佛法講本心本性，是最重要的。  
  
　　我們的第六意識，是「以想像為義」。例如，我們看到一個茶杯，馬上聯想、分別，這就是第六意識的作用。看到一只手錶、一個鐘錶，馬上就想到：「這個鐘錶是什麼樣子？是圓的？是橢圓的？是什麼廠牌？」這就屬於想。看到男眾、看到女眾，馬上就想一個形相出來。所以，第六識是「想像為義」。這一個形相，是由外面的境界引生出來的；想陰對於前境，無論是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有境界可循，便產生出想陰。  
  
　　想過去、想現在、想未來，就屬於第六識的作用。第六識是攀緣前境的想，第七識就屬於法塵境界，始終思量、執持有一個「我」存在，這是第七識的作用。我們的心識有種種造作、取捨，行蘊是「以造作遷流為義」，屬於第六識的作用，就是指我們的意識。而意根，就是第七識。第六識依第七識為根，始終是在攀緣、分別塵境，一個念頭接著一個念頭，不斷地生滅、生滅……沒有完沒有了，這是指我們心念的活動。知道了以後，我們才能對治。假使不知道對治，把假的當作真的，就沒有辦法轉識成智。  
  
　　識蘊，是「以分別為義」。什麼叫作分別？根塵相對，當中就落入分別境界，第一念、第二念、第三念……就是分別了。例如，看到一個鐘，分別這個鐘是金的、銀的、不銹鋼的？第一念、第二念，這是第六識。覺得這個鐘錶實在很好，想要占有、想要得到，最後乾脆看旁邊沒有人，來個順手牽羊，這就是識，從前五識、第六識到第七識，乃至於第八識，都有連貫的作用，這都是說明心的作用。  
  
　　識蘊以了別為義，能了別的這一個心從什麼地方產生出來的？我們看手錶，能看的這個心是從什麼地方產生出來的？這個體就屬於第八識，這是第八識種子現行，產生出來的作用，所以稱為八識心王。根對境產生分別、執著，我們能知道、分別這一件事物的心識，都是從第八識產生出來的。  
  
　　第八識，又稱為含藏識，含藏、執持一切種子。例如，我們今生的壽命是八十歲，這一個種子就執持這一生的壽命。第八識執持這些種子、執持我們這一生的壽命，又稱為阿賴耶識。乃至於根身、器界，都屬於第八識。  
  
　　小乘只講到第六識，認為第六識是一個賊人，乾脆把它滅掉，所以入滅盡定，成就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五分法身。大乘除了第六識以外，還有第七識、第八識，所以要轉第六識成妙觀察智，轉第七識成平等性智，轉第八識成大圓鏡智。  
  
　　小乘認為第六識攀緣顛倒、心猿意馬，所以要降伏它、滅掉它，入滅盡定。用什麼來滅？用能觀之智。大乘、無上乘，不起滅想，因為了知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第六識、第七識、第八識，是同一個，譬如水與波。明白波即是水，想要找到水，只要把波浪停止下來就是水，不需要把波浪滅掉，另外去找水。

（十二）

　　五蘊是屬於眾生生理和心理的現象，「色」是屬於物質、屬於生理的現象；「受想行識」屬於精神、心理的現象，屬於心意識的活動。在佛法來講，把心意識的活動，分成這四種狀態──受陰、想陰、行陰、識陰。  
  
　　 以心理學來講，第六識屬於情感，我們現在這一個意想，一般人稱為「觀念」，在佛法就是屬於「行陰」。另一方面，以認識的角度來說，我們對於宇宙、人生的一種認識，就屬於識陰。這些都屬於精神層面。  
  
　　 現在的科學、哲學，都是在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裡面打轉，始終跳不出這個範圍。我們的世界分成物質和精神兩方面，研究物質的這一種學問，就屬於科學；研究人生的這一種學問，就稱之為哲學。無論科學如何研究，還是在色法當中；無論哲學如何研究，還是在受、想、行、識當中。  
  
　　 佛法告訴我們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五蘊，都是虛妄不實的，所以，要把五蘊照破，才能跳出這一個世界。五蘊照破了以後，就破除了我執。破除了我執，就是另外一個世界了，屬於解脫世界。所以，佛法和一般的科學、哲學，有層次上的差別。  
  
　　 《大般若經》中提到，色如聚沫、受如水泡、想如陽燄、行如芭蕉、識如幻事。什麼是「色如聚沫」？我們的色身由地大、水大、火大、風大組成，就像水當中的泡沫一樣。這些泡沫，是因為外面的風衝擊水所形成，是緣起法，因緣和合而有，是不實在的。所以，「色如聚沫」，色身是聚集四大、四種水泡而成，是因緣和合。四大分散了，人就不存在了；四大沒有分散，聚沫就存在。雖然存在，還是虛妄不實的，總有一天會破掉。  
  
　　 「受如水泡」，「受」就是領納，是一種感受，有苦受、樂受、不苦不樂受，乃至於喜受、憂受。假使不了解「受如水泡」，拚命在感受上去追求，殊不知所追求到的，還是一個水泡，最後這個水泡還是會破掉。所以，得到了，也還是水泡；得不到，能想的這個心，還是如水泡一樣。感受是虛妄不實的，你認為是苦，不一定每個人都認為苦；你認為是樂，不一定每個人都認為樂。所以，感受純粹是虛妄的。  
  
　　 「想如陽燄」，我們的第六識看到外面名利財色當前，就要去追求，這個就是「想」。「想如陽燄」，「陽燄」就是太陽光，太陽照在地上，產生一種幻覺，就像一片玻璃、一潭清水。《楞伽經》舉了一個譬喻，有一群鹿沒有水喝，看到前面有一片清涼的水池，拚命去追逐；其實，那根本不是水，而是陽燄的反照。為什麼變成了水？因為渴愛，因「渴」而「愛」這一個水，始終在想這個水，所以看到陽燄也變成了水，其實都是虛妄不實的。我們想過去、想現在、想未來，就像陽燄變成水一樣，等於是海市蜃樓。  
  
　　 「行如芭蕉」，第七識想過去、想現在、想未來，想善法、想惡法……不停地生滅。「芭蕉」沒有實性，一層一層地剝開，裡面什麼都沒有。行陰也是一層一層的，生生滅滅，生滅不停，是虛妄不實的。  
  
　　 「識如幻事」，六根對六塵，當中產生了識塵境界，有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。「如幻事」，就像魔術一樣、像電影一樣，虛妄不實。  
  
　　 我們明白了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都是虛妄不實的東西，所以必須要照破；假使照不破，就被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蒙蔽了。一旦被蒙蔽，就迷失了本心，起惑、造業，就隨業流轉，在六道中輪迴、在三界中沉淪，枉受生死之苦。  
  
　　 了解以後，不希望受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的蒙蔽和障礙，就要回光返照，用我們的智慧心來照，照見五蘊皆空──色蘊是空、受蘊是空、想蘊是空、行蘊是空、識蘊是空。既然色空掉了，就不受色的質礙；受蘊照破了、想蘊照破了，就沒有這一種取捨，就沒有這一種種子，就不會造惡因；沒有惡業的因，將來就不會感惡果，所以稱之為「度一切苦厄」。  
  
　　「厄」就是厄難、災難。由於這一種厄難、災難，就產生苦。「一切苦」就是無量的苦，把它綜合起來，就是分段生死、變異生死。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就能脫離無明煩惱，脫離分段生死和變異生死之苦，乃至於由見思惑所產生的苦、由塵沙惑所產生的苦、由無明惑所產生的苦。如果我們把五蘊都照破了，這些苦便無從生根、無從成立，所以稱之為「度一切苦厄」。  
  
　　以上是般若智慧──聲聞的般若智慧、菩薩的般若智慧、佛的般若智慧，深淺不一樣。有聲聞的般若智慧，就證聲聞的果報；有菩薩的般若智慧，就證菩薩的果報；有佛的般若智慧，究竟了義，就是實相，是最高、最究竟的境界。

（十三）

**「舍利子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」**  
  
　　**「舍利子」**就是舍利弗。當時在靈鷲山的法會當中，有很多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。觀世音菩薩乘佛威力，看到佛的首座弟子舍利弗是智慧第一，就以「舍利子」作為大眾的一個代表。就如同諸位在這裡聽法，師父不可能叫每個人的名字，只叫一個名字作為代表，目的是為了引起大眾的注意。因為舍利子是智慧第一，特別提醒他，他更容易了解。  
  
　　為什麼叫作「舍利子」？「舍利」是一種鳥的名字，稱為「鶖鷺」，這是舍利子母親的名字。鶖鷺的眼睛很銳利，在高空中也能看得見水裡的魚蝦；由於舍利弗的母親眼睛很利，就像鶖鷺一樣，所以名為「舍利」。舍利，是音譯，義譯就是鶖鷺。  
  
　　母親「舍利」所生的兒子，就稱之為「舍利子」，連母親一起帶稱。由於舍利弗很聰明，在母胎時，他的母親也跟著產生了聰明、智慧。所以，胎兒可以影響母親，假使胎兒很有智慧，具有前世的宿慧，也能使母親產生智慧；相反地，如果胎兒沒有這一種宿慧，也會受母親的影響。什麼影響？母親的一言一行、一舉一動，以及思想，都能使胎兒的成長、胎兒的發育、胎兒的智慧受到影響，互為因果。  
  
　　有些人解釋《心經》，認為「舍」就是房舍，「子」就是住在房舍裡面的人，這種解釋是錯誤的。舍利子，也不是堅固子，不是修行的人往生後所燒出來的舍利子，而是指佛的首座弟子舍利弗。  
  
　　前面提到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恐怕眾生又著空，認為統統都是空；為了破除這種執著，觀世音菩薩馬上又提示舍利子，繼續再分析，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。  
  
　　由於恐怕聽法者產生了誤會，滅色著空，也就是離開波浪，另外去找水。前面講照見色蘊皆空，恐怕執著色即是色、空即是空，把色與空分成兩邊了，就會產生「色是常見、空是斷見」這一種毛病。所以又闡述**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**，色與空是同一個，這就是更進一層了。  
  
　　凡夫認為色是實在的，小乘行者認為色即是色、空即是空，所以要滅色歸空。為了破除凡夫執色為實有，破除小乘執色、空為二；一個是凡夫的執著，一個是小乘的執著。使凡夫和小乘更進一步地了解，不落斷、常兩邊，不落色、空兩邊，所以觀世音菩薩繼續再進一步宣說此理。  
  
　　「色不異空」，色的當體就是空，不能說色是色、不能說空是空，不能把色法和空分成兩邊，所以「色即是空」，色的當體就是空。「空不異色」，在空的當體裡面，就有色法的存在。這個道理在《楞嚴經》裡面講得很清楚：「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。」就是這一個道理，空當中有色，色當中有空，色空不二的境界，這就真正契入如來的智慧了。  
  
　　所以，不要離開色另外去找空，「色不異空」，不是在色之外另外還有一個空；「空不異色」，真空當中就有妙有。所以，總結上面二句為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色當中就有空，真空當中就有色，所以「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」，色空是一如的。  
  
　　凡夫眾生看到色滅掉了以後，才知道空。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」，小乘看到整個世界都是無常、苦、空，「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」，等到這些東西滅掉了以後，最後再顯一個空出來，屬於生滅法。這個地方超越這種智慧，色本來就是空，煩惱就是菩提，不需要滅煩惱之後另外去找菩提；生死無明就是涅槃，不需要滅掉無明，另外去求一個涅槃。所以，這是最上乘的道理。  
  
　　對治煩惱，就小乘而言，稱之為斷煩惱；就大乘來看，就稱之為轉煩惱；在無上乘來講，煩惱即菩提，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色空一如。

（十四）

　　用現代科學的方法來解釋，科學家把物質分析到最後，成了電子；繼續再分析，最後產生出能量。所以，物質分析到最後，就是一個能量的境界，能就是熱，量就是光。換句話說，我們整個世界，就是一個能量。能量還是屬於物質、還是屬於色法，不過是比物質的質礙更微細而已。  
  
　　如果我們再繼續探討，能量是從哪裡產生出來的？真空。從真空當中產生出能量，能量產生電子，然後繼續衍生出物質，從這一個角度來看，真正是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。所以，將來的科學可能就能證實佛法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這種真理。物質分析到最後就是能量，再繼續研究，到最後就是真如、就是真空，一定是如此的。  
  
　　所以，打坐到達一個境界了，身上會發燒、發熱，這就是能的境界。繼續再進步，就會看到光明，這就是量的境界。證明我們的功夫有了進步，從粗的四大慢慢進入到細微的四大。一般人的四大很粗，不容易感覺到能量的存在，透過打坐，這念心靜下來、定下來了，馬上從欲界粗的四大、染污的四大，慢慢經過八觸的境界，就會產生能量。有些人打坐到了這一個境界，就認為是功夫了。雖然是功夫，但不是到家的功夫，而是還在半路上。  
  
　　假使不執著這一種能量，了解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繼續靜坐，安住這一念心，就能更進一步契入真空。真空不空，就是妙有，也就是現在所說的「照見五蘊皆空」的境界，真正契入了實相、契入了真空的境界。  
  
　　所以，要想找空，不要另外去求一個空。另外去求一個空，是空上加空，重床疊架。也不要另外去找一個色，例如，有些人想生淨土，認為極樂世界很莊嚴，有七重欄楯、七重羅網，這就是另外去找一個色。找出來、求出來的，也屬於生滅。  
  
　　無論是執空、執有、執斷、執常，都是一種執。本性本空，另外找一個空，就沒辦法見到本空。只要這念心回光返照，破除了執著，馬上就契入真空妙有、妙有真空、色空一如的境界，即所謂「破執顯真」。所以，不需要另外去找色，契入了真空，當中就有妙有；這一種妙有、這一個色，是淨色，才是真正的真如所顯出來「色空一如」的境界。  
  
　　佛法講實相，實相無相，實相當中是沒有相的。什麼叫作實相？中道就是實相。中道實相雖然是無相，無相無不相，無相當中還有妙有，「色即是空」，當下不執著地、水、火、風，空就是色，色就是空。舉例來說，水也是色，把它分析到最後，就是氧原子、氫原子，所以分析到最後，水也是空。任何一件事情慢慢地分析，確確實實就能了解「色即是空」。  
  
　　歷史上記載，漢朝有一位將軍李廣，有一天在路上忽然看到前面有一隻老虎，拿箭一射，就射中了，結果仔細近看，原來是一塊石頭。李廣覺得奇怪：「我的力量怎麼這麼大，一下就射進去了？」於是重新再射一次，這時就射不進去了。我們想一想，外面的境界確實是虛妄不實的，起初這一念心認為這個石頭是一隻老虎，一點都沒有懷疑，所以就能一箭穿石。  
  
　　在佛法來看，這是專注的力量，但要進一步了解「色即是空」的道理，外面的一切境界都是虛妄不實的，都是業感所現出來的，隨業幻現，隨著我們的業所現的假相。所以，石頭也是幻現。既然是虛妄的，你把它當作一隻老虎，它就是一隻老虎；如果它不是虛妄的，你怎麼樣把它當作老虎，它絕不會成為老虎。外面所有一切境界都是虛妄不實的，由這個歷史故事看起來，真正是色空一如。  
  
　　所以，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整個世界都是一個大的實相，什麼實相？是真如法身這麼一個實相。雖然是真如實相，由於每個人所造的業不一樣，有善業、惡業、染業、淨業，所以外面就展現出來種種的世界。  
  
　　舉例來說，我們認為糞坑裡面很臭、很髒，但是住在糞坑裡面的蟲子，不覺得臭、不覺得髒，牠們認為這個世界空氣最好，裡面的水就好像甘露一樣。假使我們起了一個慈悲心，把這個蟲子放到乾淨的水裡面，牠馬上就死掉了。證明臭的、髒的，都是空，都是虛妄不實的。  
  
　　再舉例來說，我們現在是白天，但美國現在是晚上。你說現在究竟是白天還是晚上？我們認為現在是白天，有很多動物白天看不見，晚上看得見；我們人認為是晚上，很多動物晚上看得見，究竟是白天？是晚上？  
  
　　所以，外面的境界都是虛妄不實的。既然是虛妄，色、空就是一如的。所以，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慢慢從這個角度去了解，就知道一切境界都是虛妄不實的，如夢如幻、如泡如影。我們晚上作夢時，在夢境裡覺得一切都是實實在在的，苦就是苦，樂就是樂，一點懷疑都沒有；等到夢醒了，夢中的一切境界，了不可得，都是虛妄的。  
  
　　眾生只知道晚上是一個夢，很多人晚上作了夢，夢到好的事情，感到很歡喜；夢到壞的境界，感到很憂愁。白天醒來了，還在留戀昨天晚上所作的夢，而不知道這是一個虛妄不實的境界。菩薩不但知道晚上是夢，也知道白天也是一個夢，因為外面的一切境界都是虛妄不實的，一切如夢如幻、如泡如影。

（十五）

　　佛法說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。同樣一個東西，由於每個人的心意識不一樣，善惡業不一樣，所感受的也不一樣；同樣在一個地方，由於每個人心念不一樣，同一個時空下，也會有不一樣的感受。譬如，師父在上面講經，大眾坐在這裡，有的人心很清淨，很專注地聽法，感到很歡喜，蚊蟲咬他一下，他也不知道；聽到下課了，還覺得：「怎麼這麼快就下課了？」相反地，假使心沒有專注，還在分別、打妄想，想到自己的種種事情、想到外面的事情，乃至於聽了感到沒有意思，東看西看，心想：「怎麼還不下課？」甚至落入昏沉，打了瞌睡，就感到時間很長。  
  
　　同樣在一個時間、空間當中，每一個人的感受都不一樣，這是什麼道理？由於心在專注當中，已經超越外面虛妄不實的境界，所以就覺得時間很短，一個鐘頭、兩個鐘頭一剎那就過去了；假使心在散亂當中，還在攀緣、分別、執著、取捨，坐在這裡感到不耐煩，兩腿又痠又麻，屁股也坐疼了，就感覺時間很長，為什麼？因為這個心攀緣、分別、散亂、取捨，所以對時間、空間的分別都現出來了。其實，外在的時間、空間，都是心意識的業感──由於心意識專注或散亂所呈現出的虛妄不實的境界。  
  
　　淨土宗說無量光、無量壽，就是沒有時間、空間。不僅在淨土，色界天當中有一個光音天，沒有時間、空間，僅以定心發出光明，互通心意。在淨土當中，只看到蓮花的開闔。蓮花打開就是白天，闔起來就是晚上，晚上也是無量光、無量壽。蓮花的開闔還是一個虛妄的境界，是淨業所感，仍屬於色法、心法。無論是穢土、淨土，都是色、心二法。生什麼心，外面就感什麼色。  
  
　　了解色法是虛妄的，不執著虛妄的境界，當體即空；假使執著色為實有，馬上就產生質礙的境界。我們分析色法，到最後得到「色即是空」的結論，這是屬於科學；用天眼來看，也是如此。這就屬於菩薩的智慧。  
  
　　佛法講到最高，就是一個智慧心。這一念心，一個是智慧，一個是理體，智理一如，色空不二。所以，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明白這個道理，就了解色當下就是真空，不需要滅色再去找空，也不需要另外去求一個真空，這些都是把色、空分成兩邊。小乘行者視三界如牢籠、生死是冤家，認為身體是一個質礙，有質礙就有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所以要滅色歸空，卻不知道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都是我們這一念心意識所產生出來的，因此，生死不是冤家，生死就是涅槃、菩提。《六祖壇經》云：「誰知火宅內，元是法中王。」就是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的道理。  
  
　　講經說法，必須視對方的根機。假使對方對佛法一點都不認識，跟他說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的道理，就很難接受。假使對方感受到整個世界都是苦，什麼都不可靠、什麼都不可信賴，感覺一切都很渺茫，必須要找一個依靠，此時就可以跟他講淨土、講未來；如果他已經知道很多道理了，根機、因緣成熟了，就可以跟他說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的道理。  
  
　　在這裡，觀世音菩薩以舍利子為當機，因為舍利子的根性最高。因此，要明白這個道理，也需要具足一些智慧。同樣在一個世界、同樣在一個空間，每個人的感受完全不一樣，所以「一法具足一切法」。佛教講天宮、天堂，海裡有龍王，月亮裡有月光菩薩，但有些人認為科學已經發展到太空、地下，人造衛星連海底都能探測、照相，發現裡面沒有龍宮、沒有龍王，月球上也沒有菩薩，那麼這些是不是虛妄的？不是的！  
  
　　明白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的道理，就了解每一個眾生所見到的世界都不一樣，同樣是水，人看到水是水，龍王看到水就變成宮殿。以肉眼來看，當然找不到龍宮、天宮。龍宮不一定在海裡，只要有水的地方，都能呈現龍宮出來；龍王也不一定是魚，龍王有幾種，隨依報的不同，有蝦蟆龍王、魚龍王、蛇龍王、象龍王、馬龍王……  
  
　　天上也是一樣，人看到雲層，天人看到雲裡面就是有宮殿；我們看到霧，霧裡面也有宮殿；我們看月亮上都是岩石，其實裡面就是宮殿，只是一般人看不見而已。我們的六根，是善業、惡業或善惡業夾雜所產生出來的果報，我們只看到自己的依報，看不見其他眾生的依報。這個依報就屬於色，因為色法是一種真空，隨著十法界裡每一個眾生的功德、善法，而產生出不同的果報，隨業所現。佛經裡有一個記載，有一個人經過山林，看到樹上垂吊著一條蛇，就趕快離開了；第二個人經過這裡，看到的不是一條蛇，而是一串銀子。  
  
　　前面的經文告訴我們「照見五蘊皆空」、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執著色、執著空都不對，因此觀世音菩薩進一步解釋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以斷除凡夫和小乘的執著。  
  
　　**「受想行識，亦復如是。」**前面照見色法是空，受、想、行、識也是空，恐怕一般人執著空，又成了斷滅，落入頑空，沒有辦法啟發菩提心，所以，馬上又說「受想行識，亦復如是」，空即是受，受即是空；想即是空，空即是想；行即是空，空即是行；識即是空，空即是識──空、有無礙。就等於蘇東坡所說的：「溪聲盡是廣長舌，山色無非清淨身」，煩惱就是菩提，不要離開煩惱另外去找菩提，不要離開生死另外去找涅槃，生死當中就有涅槃自性，煩惱當中就有菩提自性，這就是更進一層了，屬於最上乘的佛法。

（十六）

　　既然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受想行識，亦復如是」，當下這個心是什麼境界？就是空有一如。接下來，全盤托出這一個心性。  
  
　　**「舍利子，是諸法空相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，是故空中無色，無受想行識，無眼耳鼻舌身意，無色聲香味觸法，無眼界，乃至無意識界，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，乃至無老死，亦無老死盡。」**  
  
　　觀世音菩薩叫**「舍利子」**一個人，目的是使大眾注意。綜合上面的說法，進一步提示大眾。**「是諸法空相」**，前面所說的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」諸法，都是虛妄不實的，如夢如幻，如泡如影，都是空相。但恐怕一般人又執著空相，所以馬上接著說：**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」**，破除了我執、法執以後，當下這一念心性是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」。  
  
　　何謂「不生不滅」？就是諸位聽法這一念心「不生」，因為這一念心本自具足，所以說「不生」。凡夫看到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諸法，認為這些都是實有，所以有生，因為有生，所以有滅。照見五蘊皆空，破除了我執、法執，這一念心性是實相境界，稱之為「實相般若」。前面由「文字般若」起「觀照般若」，最後照見五蘊皆空，當下這一念心不生不滅，是本具的，法爾如是。所以，煩惱不生，本性就是不滅。從過去到現在，從現在一直到未來，這一念心亙古亙今，蓋天蓋地，所以是「不生」。因為「不生」，所以「不滅」，這就是法身佛。  
  
　　眾生執著兩邊，一個是淨，一個是垢。垢，就是穢。眾生執著這個世界是穢土，另外有一個地方叫作淨土。心有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、邪見，這就是垢染；聖人的心是清淨心，不貪、不瞋、不癡，這是淨。但是，《心經》講的道理是不執著淨、垢，因為有垢就有淨，這是一個相對的境界；假使沒有垢，「淨」也不可得，因為有淨，就另外顯出了「穢」的境界，這都是執著兩邊。  
  
　　一般人認為「垢」就是骯髒、齷齪的，如果站在另一個角度來看，最骯髒、最齷齪的東西，還是清淨的。舉例來說，我們認為糞便很髒、很臭，但是蟲子、小狗就喜歡吃大便，牠認為這是很香的東西。究竟是香的？是臭的？都是源於自心的分別。世界上的一切境界都是虛妄不實的，不能執著。我們看到大便，覺得很髒、很討厭，如果這個大便是在講堂，就覺得很噁心、很討厭；如果把這一堆大便放到樹下，或放到花上、放到蔬菜上，就是最好的肥料。所以，世間一切都是虛妄不實的東西，不垢不淨，這是指外面的境界。  
  
　　這裡所說的「不垢不淨」，不但是指外面的境界，最重要的是指我們這一念心。心法就是不垢不淨，我們這一念心照見五蘊皆空，當中又是一法不立，垢也不可得，淨也不可得。執著「淨」是一念心，執著「垢」也是一念心，所以捨垢取淨，心就在兩邊。例如，認為我們這個世界是五濁惡世，極樂世界是清淨的淨土，這個心就有取捨。有取捨、有分別，就不是實相。所以，照見五蘊皆空之後，一法不立，一念不生，當下這一個心沒有垢、淨的分別，是一個實相，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，寂照一如，一念長存。  
  
　　何謂「不增不減」？這一念心沒有增、沒有減，所謂「在聖不增，在凡不減」。一般人認為自己是一個薄地凡夫，有一身的業障；如果成聖了，沒有業障，似乎是有所得，得到什麼呢？得到清淨心、得到智慧、得到禪定，乃至於神通，這就是「增」；凡夫沒有清淨心、沒有智慧、沒有禪定、沒有神通，就是「減」。這樣的觀念是不對的，為什麼原因呢？  
  
　　「在聖」的這一念心，只是除去了習氣；把習氣除去了，清淨心、菩提心、涅槃心是本具的，所以沒有增加一絲一毫；凡夫雖然有煩惱、有無明、有業障，但是「水即是波，波即是水」，「如金在礦」，修行是披沙煉金，沙煉掉了，金現前了，這念心依然如是。所以，在聖，這念心不增加一絲一毫；在凡夫，也不減少一絲一毫，一切都是本具的。  
  
　　凡夫這一念心和聖人這一念心，本來就是一個，只是迷悟不同。在迷的眾生，好像業障很重；悟了這念心，好像是有所得，其實還是無所得。在迷的時候，好像什麼都沒有了，智慧也沒有、禪定也沒有、功德心也沒有、慈悲心也沒有，好像減少了很多，其實是被無明所障蔽了。慢慢覺悟了，這念心又現前了。  
  
　　一般人認為，迷就是減，覺就是增，其實都是在迷悟這一念，覺悟後仍然不增加一絲一毫。在迷，還是不減少一絲一毫。明白這個道理了，這一念心就是實相，實相就是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，就是這一念心，就稱之為菩提、涅槃。  
  
　　煩惱不生，本性就不滅，這念心不落兩邊。垢淨、增減，都是兩邊。除了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，還有不去不來、不生不滅、不出不入、不常不斷。悟了實相，我們這一個心性安住在實相。實相無相，無相無不相，這就稱之為「實相般若」，是指大眾聽法這一念心，不是另外還有一個心。聽法這個心不打妄想，不想過去、不想現在、不想未來，不生無明，這就是不生。  
  
　　這念心不生，當下這個心就是不滅，不作垢想、不作淨想，不作得想、不作失想，這念心法爾如是，「一法不立萬法生」，這就是實相。一法不立，就是實相；心生萬法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裡面具足一切智慧、具足一切功德，所以稱之為實相，也可以稱作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、不去不來、不常不斷、不一不異。假使真正達到這一個不可思不可議的境界，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的實相境界就現前了。

（十七）

**「是故空中無色，無受想行識」**，「是故」，表示把前面的道理作一個總結，承上啟下──空當中無色、無受想行識，是一個絕對的真空。真空當中一法不立，五蘊皆空。  
  
　　進一步再分析，**「無眼耳鼻舌身意」**，六根也是空。真空當中、實相當中，什麼都沒有，沒有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、意根。**「無色聲香味觸法」**，沒有了眼根，也就沒有外面的色塵境界；沒有了耳根，也不能聽聞聲塵；沒有鼻根，不著香臭之塵；沒有舌根，不知道酸甜苦辣；沒有身根，不知道是冷、是熱？可意、不可意？沒有意根，法塵境界也不存在，哪裡還會想過去、想現在、想未來？所以，當下這一念心「一念不生，萬法無咎」，不但空了五蘊，又空了六根、空了六塵。  
  
　　既然六根、六塵沒有了，根、塵相對所產生的識，也沒有了，所以說**「無眼界，乃至無意識界」**。眼根對色塵，當中產生眼識；沒有眼根、色塵，就沒有眼識。「無眼界」，是「無眼識界」的簡稱。不但無眼界，亦無耳界、無鼻界、無舌界、無身界、無意識界。外面的根塵空掉了，當中的識塵也空掉了，這樣一來，六根、六塵、六識、十二入、十八界，畢竟空寂，生死就了了。眾生處在十八界當中，十八界從何產生出來的？就是五蘊。所以，五蘊空掉了，根、塵、識也沒有了，徹頭徹底地空，體悟空性，滅去根塵識十八界，這屬於聲聞、緣覺的境界。  
  
　　進一步，**「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，乃至無老死，亦無老死盡」**，前面空掉根身器界，是了生死的法門；進一步還要空掉了生死的法門，所以說「無無明」，這是空掉緣覺的十二因緣法門。  
  
　　什麼是緣覺？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佛，稱為四聖法界，緣覺是四聖之一，又稱為辟支佛。辟支佛有兩種，一種是值佛出世，聽聞十二因緣的道理而成道證果；另一種是無佛出世，由於過去的善根，看到外面無常境界的變化，這一念心悟到一切法緣起、一切法無常、一切法是空，契悟到空性，稱之為「獨覺」。所謂「辟支」，翻譯成「因緣」；「佛」，譯為「覺」，合稱為「因緣覺」，略稱為「緣覺」。就如同菩薩一樣，是「菩提薩埵」的簡稱。  
  
　　古人說：「春觀百花開，秋睹黃葉落。」樹葉本來綠油油的，忽然變黃了；本來非常茂盛，忽然枯萎了。人也是如此，年輕力壯，忽然死了。這就是無常的境界。「看物變以悟無常，感時遷而入真道」，了知一切都是無常的，沒有什麼可留戀，回光返照，就契悟十二因緣的道理。  
  
　　緣覺，是依十二因緣的道理而覺悟。「緣」，就是因緣，「親因緣」就是種子，指大眾聽法的這一念心。其餘尚有「所緣緣」，指心、心所攀緣的境界。「等無間緣」，心、心所之生起，由前念引生後念，念念相續，無有間隔。無論世間法、出世間法，一切諸法都是仗因託緣所產生出來的果報。仗什麼因？仗八識田中的種子，這是因。以善的種子、惡的種子、清淨的種子為親因緣，因緣和合，就產生一種果報。現在或是過去，聽聞了十二因緣法，薰習了十二因緣法的種子；配合外面的緣現前，或是聽佛說法，或是看經，忽然就悟到十二因緣的道理。  
  
　　一般科學、哲學都在研究人類是從哪個地方來，想找出第一因，他們認為人是從猿猴演化而來，但猿猴又是從哪裡來？……始終沒完沒了。十二緣起，又稱十二有支，就是告訴我們一個人從生到老、從老到死，當中有十二個過程。這十二個過程，又歸納成流轉門、還滅門。流轉門，就是流轉生死；還滅門，就是還歸聖道。  
  
　　什麼叫作「流轉門」？十二緣起的道理，第一個是「無明」，無明是流轉的根源，也就是我們心當中的煩惱，分為根本無明、枝末無明。根本無明，又稱為「無始無明」。例如，有時候會感覺到無聊，無所事事，站也不是、坐也不是，心裡起了煩惱，還不知道為什麼，找不出一個所以然，這就是無明的作用。因為無聊、無所事事，就打妄想了，這就是一念不覺。  
  
　　「無明」緣「行」，這是過去的兩個因。因為過去有無明、過去有造作，意識遷流不停；口有所造作，講話也成生滅；身造殺盜淫，也成生滅；心裡的妄想念念不停，也是生滅，這就是行陰。  
  
　　「行」指這念心是無常的，所謂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」，這一念心行時時刻刻都在遷流，就有意識的活動，所以產生「識」。十二有支第三個即是「識」，也就是阿賴耶識、含藏識，有執藏、能藏、含藏之意，能執持根身器界。在唯識來講，阿賴耶識被稱為「去後來先作主公」，一個人往生的時候，第八識最後才走；相反地，來世受生、投胎，卻是最先來的。這是第八識的作用。  
  
　　假使不知道用功、不知道修行，死了以後就要隨業流轉。隨業流轉，識塵就產生分別、取捨的作用。晚上作夢，就是「識」──神識的作用。如果白天能夠作主、修行有功夫，一作夢，馬上就把它看破了。以參禪來說，由於持續不斷地參，晚上睡覺，能參的這一個心還是存在，看到自己在作夢，馬上問：「作夢的人是誰？」一下就參破了，這就是有功夫可用了。不知道用功的人，晚上作夢根本就是迷迷糊糊的，作不了主，吃喝玩樂……什麼都現前，夢醒了，什麼都了不可得。  
  
　　假使現在功夫養成了，這念心能夠存在、能夠作主，根塵相遇，馬上就觸物起照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！」這就是般若的法門。眼根看到色塵，照它一下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！」這一個能照的心要存在。能照的心存在，就能了生死。因此，現在就要練習；假使現在不練習，作夢時、往生時，覺性根本就不可能現前。日常生活中時時刻刻都要起覺照，起了覺照，心就能作主，看到什麼都是虛妄的，只有一念長存，就能成正覺。  
  
　　凡夫眾生沒有這種功夫，看到什麼都有取捨。所以往生以後，假使這一生有業障，就一定要去受胎。人往生了以後，在四十九天當中墮入中陰身，在這段時間內，一般要念佛、誦經，福資亡者，此為「超薦」。人在往生前還沒有斷氣時，念佛幫助臨命終人提起正念則稱為「助念」。所以，一個是助念，一個是超薦，是不一樣的。  
  
　　人快往生的時候，一口氣未斷，還在迷迷糊糊當中，還有意識的存在。這時，看到所有的境界都很恐怖──地大分散時，看到四處都是山崩地裂；火大分散時，看到遍地都是猛火；風大分散時，到處都是猛風在吹。這時如果聽到念佛的聲音，忽然把你喚醒了，「唉呀！趕快念佛！」無論是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、念「南無釋迦牟尼佛」、念「南無觀世音菩薩」，一下就把這一念心收回來了，收到這個佛號上，一心不亂，就離開了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，離開了恐怖的境界，這一念就往生了。  
  
　　往生到什麼地方？必須看自己的福德因緣。隨念往生後去受胎，假使沒有福報，就投生到貧賤人家；有福報的人，則投生到富貴人家。如果用功得力了，看到任何境界，馬上就把它照破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這念心如如不動，了了常知，一切諸法畢竟空寂，生死就了了。

（十八）

　　但一般人轉世的時候，隨業流轉，什麼都看不到，只看到男女發生性的行為，看到男根和女根在交接，這時候心當中一動，起了貪愛──男眾貪愛女根、女眾貪愛男根──心動的那一剎那，就入到母胎裡去了。這時，自己還是不知道受孕了。男根和女根繼續摩擦，摩擦生火，就看到母胎裡一片光明，以為自己在一個宮殿裡。等到男女的事情結束後，什麼都看不見了，烏天黑地，好像在一個黑洞洞的房子裡，到處摸索，始終出不來，這就是受孕了。  
  
　　受孕了，就由「識」到「名色」。「名色」，「名」就是心，「色」就是物質的存在，這個物質就是「胎」。人的身體是由父精母血和合而成，由於父親的精子、母親的卵子，包合這一念神識，就成為我們現在的人身。  
  
　　神識入胎之後，經過一天、兩天……七天，慢慢精子、卵子就凝成團，在佛法裡稱為「羯羅藍」，只是一個光滑的團聚。到第十四天，有一點點像胎胞了，但並沒有一種肉質的存在，只是一種胎胞的形相，稱為「頞部曇」。經過第三個七，稱為「閉尸」，就是軟肉，神識被包圍在軟肉當中。經過第四個七，軟肉慢慢變堅硬了，稱為「羯南」，這是梵語，中文的意思為硬肉。到了第五個七，大約三十五天的時候，五官長成了，有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。到第六個七，人的形相出來了，有四肢五官的雛形。到了第七個七，人形具足了。因此，在這一個階段當中，不外乎是一個「名」，有心；不外乎是一個「色」，有質礙、有形相，總稱為「名色」。  
  
　　由此可知，人到最後要往生時，這一念心要能作主；能作主，就不會隨業流轉。乘願再來的菩薩，入胎時自己知道，住胎時自己也知道，出胎時也知道，這一念心始終是清清楚楚、了了分明。開悟的人就明白這個道理；沒有開悟的人，聽到這個道理，還在懷疑當中。  
  
　　所以，打坐的時候，這念心千萬不能迷失；這念心迷失了，就隨業流轉。平常無論動靜閒忙、逆境順境，照見諸法畢竟空寂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這就是般若的智慧，絕對能夠了生死。  
  
　　一般人沒有這個覺照，看到境界就產生迷惑。佛經裡面提到，人往生了以後，看看識神（即阿賴耶識、第八識）從哪個地方出去？所謂「頂聖眼生天，人心餓鬼腹，傍生出膝蓋，地獄腳板出」，從頂門出去，就入聖位；從眼門出去，就生天道；從心口出去，就是投生人道；從肚臍眼出去，就墮入餓鬼道；從膝蓋出去，就墮入畜生道；從腳底出去，就墮入地獄道。這就屬於識。所以，時時刻刻都要能作主，能作主，就能了生死；不能作主，就不能了生死。  
  
　　從「識」到「名色」，慢慢六根具足了，就稱之為「六入」。為什麼不叫「六根」？因為六根遇到六塵境界，產生了執著、產生了貪愛，就稱為「入」。因為六根能入六塵，所以稱之為「六入」。  
  
　　出生了以後，六根接「觸」到六塵，產生一種感「受」，有苦受、樂受、不苦不樂受，還有憂受、喜受。慢慢長大，對於外面的境界開始產生憎愛。看到好的境界，就生貪愛；有了貪愛，就要占有。看到壞的境界，就生厭惡，產生排斥。這是由「受」到「愛」。有了接「觸」，產生了感「受」，好的就有「愛」，想要占有，這就是「取」。「取」不到，就巧取豪奪，乃至於偷、搶……造下種種惡業，這就是「有」。  
  
　　「有」，就是業有。有了愛，一定是要造業了；造了業，一定要受報，就感未來的「生」。生到哪裡？就看現在所造的是善業或惡業？造善業，就往生到好的地方；造惡業，就往生到壞的地方去。既然有「生」，一定有「老」；「老」了一定要「死」。  
  
　　業，有善業、惡業、不動業。什麼是不動業？修了禪定，生到四禪天；定力散掉了，又要隨業流轉。這都是業，都要受生到三界──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始終在輪迴當中。  
  
　　所以，十二因緣當中，因為有過去「無明」的「行」，才有現在的「識」、「名色」、「六入」、「觸」、「受」這五支的苦報。有現在五支的苦報，現在又種下「愛」、「取」、「有」的因，將來一定有「生」、「老死」的苦果。所以，過去的因感現在的苦果，現在的因又感未來的苦果……十二因緣是流轉不停的。  
  
　　過去的無明、行，是因，感現在的識、名色、六入、觸、受的苦果。由於現在又起惑──愛、取、有──又感未來的生苦、老病死苦。十二有支，不外乎是「惑、業、苦」三煩惱、三業道，所以唯識有一個頌：「無明愛取三煩惱，行有二支屬業道，從識至受並生死，七事同名一苦道。」無明、愛、取，是三種煩惱；行、有二支，就是造了業；從識一直到受，最後是生死，一共是七支，統統是受苦，所以「七事同名一苦道」。這就是十二支的緣起，是生死流轉門。過去因感現在果，現在因感未來果，未來又是受生，又和現在一樣，始終是沒有完沒有了。所以，無明是因，因為有無明，所以衍生這麼多的問題出來，這就是眾生境界。  
  
　　透過十二因緣來分析，就能了解每個人修行都應該從當下這一念心來返照，這是最重要的。所謂「頓悟自心，直了成佛」，頓悟了自心，轉識成智，「千年暗室，一燈即破」，大眾聽法這一念心，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，如如不動，寂照一如，只有這一念，沒有第二念，那麼，色蘊沒有了，受蘊、想蘊、行蘊、識蘊統統沒有了，乃至於十二入、十八界都沒有了，所謂「一念不生，萬法無咎」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（十九）

　　十二因緣當中，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入，六入緣觸，觸緣受，受緣愛，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死。因為有過去的「無明」、「行」，才有現在的「識」、「名色」、「六入」、「觸」、「受」這五支的苦報。有現在五支的苦報，又種下「愛」、「取」、「有」的因，將來一定有「生」、「老死」的苦果。過去的因感現在的苦果，現在的因又感未來的苦果，十二因緣流轉不停。透過十二因緣來分析，就能了解每個人修行都應該從當下這一念心來返照，這是最重要的。  
  
　　**「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，乃至無老死，亦無老死盡」**，照見了五蘊皆空，在空當中，十二有支也沒有了，根身器界、十八界都空掉了，哪裡還有無明呢？所以說「無無明」。「亦無無明盡」，連無明都空得乾乾淨淨，最後什麼都沒有。以十二緣起的道理來看，沒有了無明，一切煩惱也統統歸空、統統都沒有了。  
  
　　「乃至無老死，亦無老死盡」，「乃至」就是包括當中的幾支，是超越之詞。意即沒有了無明，當然行也沒有了，超越行、超越識、超越名色、超越六入、超越觸、超越受、超越愛、超越取、超越有……也就是說，不但沒有老死，而且行也沒有、識也沒有、名色也沒有、六入也沒有、觸也沒有、受也沒有、愛也沒有、取也沒有、有也沒有，所有的業統統歸空、統統都沒有了。  
  
　　照見了五蘊皆空，不但空去了根身器界，連緣覺法門也歸空。為什麼呢？因為無明都沒有了，所以連緣覺的法門也不用執著，這就是徹頭徹尾的「諸法畢竟空寂」，也是「照見五蘊皆空」所得的果報，因此能夠「度一切苦厄」。  
  
　　**「無苦集滅道，無智亦無得，以無所得故。」**空了五蘊，再空外面的十八界；十八界空了以後，再空緣覺的法門；緣覺法門空了以後，再空聲聞法門；聲聞法門空了以後，再空菩薩法門。所以，《心經》裡面的道理，就是一個「空」字。要想證得「空」，就要修觀行、觀照。《心經》的法門，就是「觀」，觀照、照見五蘊皆空。  
  
　　從凡夫一直到聖人的境界，都是空。又恐怕執著聖人的境界，所以連聖也要空，到最後，空也不執著，所以說「無智亦無得」。小乘有小乘的智、得，菩薩也有菩薩的智、得，有深有淺。先空了「苦集滅道」，然後能觀之智、所觀之理，也要空。天台宗所建立的俗諦之理、真諦之理、中道第一義諦之理，連這些也要空，凡聖皆空、凡聖等持。  
  
　　「無苦集滅道」，即是空聲聞法門。「苦集滅道」是四諦法門，是聲聞所證的法門。依據佛所說苦諦、集諦、滅諦、道諦之理，悟了道，斷了三界的見思惑，證到涅槃的果，稱之為聲聞果。聲聞四果，有初果向、初果，二果向、二果，三果向、三果，四果向、四果，在這以前修五停心、別相念、總相念、煖、頂、忍、世第一──這七賢位，都屬於方便加行。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則屬於聖位。  
  
　　什麼是苦諦？這個世間有三苦、八苦、無量諸苦。這些苦，是一種果報，不是父母給的、不是天給的，也不是閻王、鬼神給的，也不是佛菩薩給我們的，而是自作自受，種什麼因，得什麼果。因，就是集諦。  
  
　　一般人不了解這些道理，認為苦是外在因緣造成的。例如，生長在一個貧窮家庭裡，就怨嘆自己命不好，為什麼自己的父母不是富貴人家？認為父母沒有賺錢給他、沒有留遺產給他……這個觀念就錯誤了。或是怨天尤人，認為政治不好、社會也不好……把一切責任都推給外界，認為是外界給我的壓力、給我的苦，自己不敢承擔。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這麼回事，其實完全是自己過去所種的因而感的果。  
  
　　因，就是集諦。集，就是集合過去修善、造惡、善惡業夾雜的因。有因，起惑、造業，所以現在感得苦的果報。  
  
　　怎麼脫離這一種苦？必須要證寂滅涅槃，那就是最快樂的。涅槃，就是滅諦。所謂「涅槃寂靜樂」，證到涅槃這一種寂靜無為，就是最快樂的。滅，就是滅除了心當中的一切煩惱、破除了一切執著。以聲聞來說，就是滅除了見惑和思惑，乃至於破了我執，由此得到寂滅的快樂。  
  
　　寂滅，就是涅槃。涅者，不生；槃者，不滅。不生不滅，謂之涅槃。用什麼方法才能證到涅槃？就是道諦──如八正道、三十七助道品，用這些方法來斷除自己的見惑和思惑，就能證到涅槃。  
  
　　苦諦、集諦、滅諦、道諦──四聖諦，是世間上最實在的道理。《佛遺教經》云：「月可令熱，日可令冷，佛說四諦不可令異。」四諦，就是一種真理、真實不變的道理。無論任何人聽到四諦的道理，絕對百分之百地承認。以苦諦來講，世間是苦，哪一個人沒有苦？這是很實在的。沒有人逃得過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愛別離苦、求不得苦、怨憎會苦、五蘊熾盛苦，每個人都會經歷這一些過程、這一些苦難。  
  
　　一般人不了解四諦的道理，有這一些苦了，拚命指責外境，怪東怪西，或者說台灣不好，想要移民，這都是顛倒。認為台灣不好，移民到美國、紐西蘭，還是有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。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，都有八苦交煎，沒有哪一個地方沒有，逃也逃不了。在佛法來說，在劫難逃，這是一種業感，不可能逃避。那麼要如何出離呢？修四諦，就可以脫離這些苦。

（二十）

　　假使不從這個地方去了解，始終是怨天尤人、怨聲載道。人在有事情做的時候，好像沒有什麼苦，因為心當中有一個依靠，為了名而忙、為了利而忙……就忘記苦了。等到事情做完了，稍微休息一下，心當中的種種煩惱又現前了。我們慢慢去觀察，一般人每天上班、下班，為了工作而忙，不覺得心裡面有種種苦惱，也不覺得身體有種種苦惱；下班回去了，就感覺無聊了。  
  
　　假使不知道回光返照，不知道修戒、修定、修慧，不知道修三十七助道品，始終都是苦惱。所以，我們時時刻刻要注意這一念心。什麼心呢？生滅的心，看看自己起什麼心？動什麼念？知道回光返照，一起心、一動念，馬上就把它照破了；假使沒有修，不知道觀也不知道照，下了班回到家，要解決自己的煩悶，就看看報紙有什麼新聞？把這個心靠到報紙上了。看來看去，沒有什麼刺激的，這個心不知道幹什麼好，看了報紙得不到滿足，就打開電視，看來看去，還是這一些人，都是老面孔，感覺沒有什麼意思。肚子好像餓了，就想要吃，打開冰箱看看有沒有好吃的東西？東找西找，也沒有什麼好吃的東西，還是那幾樣……心當中還是靜不下來、安不下來。乃至於去看看庭園裡的花草，種種花、澆澆水、拔拔草，又把這個心靠到這個地方去了。所以，人始終在財色名食睡上攀緣，這些東西使心始終靜不下來、定不下來，這就是一般的眾生心態。  
  
　　因為心找不到依靠，忽然想找朋友打打麻將，打個電話，剛好有三缺一，高興得不得了！就開車出去了。車子開在路上，一不小心，出車禍了，小則車子碰壞了，大則人車俱亡。出了事情之後還覺得很奇怪，真是不可思議：「我在家裡好好的，為什麼要去打麻將？真是禍從天降。交通不好、很混亂！天有不測風雲、人有旦夕禍福！」把所有的責任推到外面，自己沒有一點點責任，不了解自己為什麼坐不住？這就是業感。因為前世欠了人家一條命，對方的車子準備要從你這裡經過，彼此的業識、頻道相感應，所以坐也不是、站也不是、看也不是、聽也不是，心始終靜不下來，這就是業感，苦果現前了，自己還不知道。經云：「假使經百劫，所作業不亡，因緣會遇時，果報還自受。」集合過去的因，現在就要受苦果。苦果現前，就要受報了。  
  
　　假使明白了這個道理，處處都是道場，上班也是在修福報、做功德，怎麼說呢？絕對不取用公家的東西作為私用，一個信封、一枝鉛筆也不拿，也絕對不隨便打一通電話……假使用公家的資源來寫私人的信、打電話，就是犯盜戒。因為這是公務的空間、時間、資源，挪作私人的運用，就是犯盜戒，就造了業。了解這個道理了，上班、下班，無論做什麼事情，都是善法、都是善念、都是淨念、都是慈念、都是恭敬念、都是平等念、都是精進念，這些都是福報，不能少做，只能多做；今天多做兩分鐘，時間久了就是大布施；本來一天的工作，我努力精進半天就做完了，這就是福報。  
  
　　明白這個道理了，時時都是道場。回到家了，沒有事情，趕快打坐、看經，這樣就能消業、轉業。假使打坐真正定下來了，或是專注看經得定了，也可以消業、轉業。以上述例子來說，心中有定力，雖然業感現前，過去所欠的債主來了，對方開車從這裡路過，我自己這一念心已經是另外一個境界了，跟他的境界、頻道無法產生感應的作用，自己的業就轉了、就消了。  
  
　　眾生都是有念，一個念頭就是一個頻道，這一個頻道就產生一個交感的作用。看看我們這一念心是什麼頻道？無論什麼頻道，離不開貪瞋癡、離不開情愛，與過去、現在的事物交感，就產生果報。  
  
　　所謂「淨極光通達，寂照含虛空」，如果坐在這裡一念不生，跟任何人都無法交感，這個心像虛空一樣廣大，萬法在我的虛空當中來來去去，沒有一點妨礙，所以虛空能納萬象，萬象在虛空當中，與虛空毫無關係，空性是無有障礙、無有邊際的。  
  
　　要達到這個境界，必須要證到寂滅。寂滅涅槃，是一個最高的境界。不過，寂滅涅槃有深淺，有四種涅槃：有餘涅槃、無餘涅槃、無住涅槃、性淨涅槃，都是指我們當下這一念心。涅槃，才是我們追求最高的道，無論是聲聞也好、菩薩也好、如來佛也好，都是這一個道理。道理是相通的，只是層次上的差別、心境上的不同。如果明白這些道理，修行都來不及了，哪裡還有時間打閒岔、打妄想？  
  
　　以前有很多人認為，安世高證到神通境界了還要受報，所以只有往生西方最好。這是不對的！西方最高的境界常寂光淨土，也是寂靜涅槃；沒有達到這一個境界，都是不究竟的。  
  
　　安世高是安息國的太子，出家修行，證到神通了，知道自己欠人命債，所以今世就去廣州償還命債；還了命債，第二世再出家，又知道在中國會稽這個地方欠某人的命債，又去還命債，始終沒完沒了，為什麼？執著神通、感應為實有，就有這些過失。打坐的時候要了解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過去的功德也是虛妄、過去的業報也是虛妄，這就是般若。所以，般若法門確確實實是無上法。  
  
　　般若有深、有淺，聲聞所證的也是般若。四諦、四念處，也是般若。諸法緣起，緣起性空，這都是般若。不過，這個般若只是但空般若，而不是真正菩薩的般若，也不是如來佛的般若，所以不究竟。  
  
　　四諦──苦諦、集諦、滅諦、道諦，是人生的真理。集，是苦果的因，因為過去貪瞋癡等煩惱，造種種業因，能感未來生死苦果。想要除去苦，就要先滅除集。集是因，有因才有果。明白了，我現在不種苦的因，未來絕對不受苦的果報。  
  
　　以出家眾來說，早上一起來，誦經、持咒、打坐，白天研究經教，乃至於建設道場、弘揚佛法、普度眾生，這些都是善法。如果不落實這些善法，在當中夾雜間斷，心意識作怪，有妄想、有顛倒、有煩惱、有無明，想入非非，患得患失，自己偷了自己的功德法財，這些功德就不實在了、就不落實了。心當中有無明，就被過去的業障牽累，過去造了什麼惡業，今世一定要受報。這是什麼原因呢？因為你現在這一念心與過去這一念心，還是同樣的心境，並沒有轉識成智，還在煩惱、無明當中，不斷地起惑、造業，只是表面上出了家，心當中並沒有得到出家真正的好處。  
  
　　出家的好處就是「寂滅」，心當中要真正去落實，要自己起觀照，心念才能夠轉，看看自己有沒有做到「四正勤──已生善念令增長，未生善念令速生；已生惡念令滅除，未生惡念令不生。」做到了，能消業也能了業，這就是最重要的四諦，是最實在、最真實的法門。  
  
　　然後，檢討自己的身、口、意，是不是合乎八正道？假使不合乎八正道，趕快轉過來；不合乎四正勤，趕快轉過來；有了煩惱，趕快修四念處，把四念處修好了，所有的問題統統迎刃而解，這就是藥、這就是法門、這就是道諦，是最真實的。

（二十一）

　　想要離苦，就必須證到寂滅涅槃。要證到寂滅涅槃，就必須修八正道、修四聖諦，這就是真理。聽到四諦之理，悟了道，就屬於聲聞道。聲聞道是三界最實在的真理、是佛法的根本，所有大乘的佛法都是由四諦從淺到深慢慢衍生出來的。  
  
　　所以，如果我們對四諦的道理沒有徹底地了解，其他行門都不容易相應，為什麼呢？沒有了解苦諦、集諦、滅諦、道諦的道理，其他道理便會似懂非懂。聽到「心即是佛」，不知道安住哪一個心？這念心安住不下來，就始終在三界當中受輪迴。相反地，假使對四諦的道理認識得很真切，這一生修任何法門，都會有一些成就、都很相應。所以，四諦是人生的真理。修四諦相應了，證到羅漢果了：「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。」這就是證到阿羅漢的境界。  
  
　　《心經》這個地方提到「無苦集滅道」，就是一種超越，把「苦集滅道」也空掉了。為什麼呢？在三界、在凡夫的角度來看，阿羅漢是最高的聖者；如果在佛的角度看，阿羅漢還是不究竟。既然是不究竟，就要超越，修行就是要達到究竟，不要在路上耽誤了。聲聞覺得眾生難度，而佛道日遙，視「三界如牢獄，生死是冤家」，所以要了生死、出三界。怎麼出三界？不是用身體出三界，而是用這一念心來思惟，用析空觀的方法，證到空性，就稱為偏空涅槃。能觀的這個心和所觀的偏空之理，一念相應，就證阿羅漢果。  
  
　　人生有這麼多苦，我們用分析的方法，看看苦從何來？怎麼了苦？苦是從我們的身體而來的，如果沒有了身體，哪裡還會有苦？那麼，身體是什麼？哪一個是我？……坐在這裡分析：我的頭髮、眼睛、皮膚、指甲……都屬於地大；既然這些都不是自己的了，都屬於地大，地大就歸地。歸，就是歸還。我的血液、眼淚、痰淚精氣、大小便利，屬於水大；水大就歸水，與我沒有關係。身上有熱量，屬於火大，火大就歸火。我們的出入息、一切動作是風大，風大就歸風。慢慢地思惟這一個道理，想一遍、二遍、三遍……十遍、百遍……忽然一念相應，空性就現前了。  
  
　　能想的這念心與所想的空性四大，好像是杯子和杯蓋一樣，忽然一下「叭」地相應了，空性就現前，悟到整個世界都是空性，沒有任何東西存在，入了空定。繼續這樣修，愈修愈深，隨便動一個念頭，馬上空性就現前，就入空定；入了空定以後，功夫繼續再加深，六個根本煩惱斷了，六神通就現前，這是屬於聲聞道。這就是寂滅涅槃，涅槃一現前了，寂靜快樂，離開三界、了生死，什麼人都找不到自己。  
  
　　涅槃道，是小乘聖者所追求最高的境界。小乘聖者不是以這個色身為身，而是以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──五分法身為身。持戒清淨，一起念頭馬上就入定了，這就是證到涅槃的果。  
  
　　這個涅槃的果，稱之為「有餘涅槃」。有餘，就是還有餘報。什麼餘報？因為只斷了見惑和思惑，界外塵沙惑、無明惑還沒有斷；其次，還有餘報，這個身體還是不得自在，雖然可以入定、入到真空，出定了還是要吃飯、還是要穿衣，還有這一個餘報，所以稱之為「有餘涅槃」。  
  
　　第二個是「無餘涅槃」，聲聞證到五分法身，不想住在這個世間了，於是灰身泯智──不但不要這個身體，連所證到的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，統統泯滅，單取一個真空，認為真空才是究竟的、不滅的，這就是無餘涅槃。  
  
　　無論是有餘涅槃或無餘涅槃，在佛的角度來講，都是方便。小乘聖者積極地要了生死，恐怕再來三界受生，所以要先入涅槃。猶如向寶所走了三分之一，還有三分之二沒有走完，所以還是不究竟。  
  
　　《心經》這個地方要把「苦集滅道」也空掉，因為它不是最究竟的。站在凡夫的角度來看，那是最高的；站在佛的角度來看，就是不究竟。佛希望每一個人都成佛，所以說「無苦集滅道」。  
  
　　所以，我們要了解涅槃就是寂靜，世間上沒有一個法能超越寂滅涅槃的快樂。即使沒有真正達到寂滅，大家可以試一試，一天下來感覺很辛苦、很疲勞，靜坐一下，什麼都不要想，只保持這一念心的平靜、寧靜，能夠保持三分鐘、五分鐘，馬上精神抖擻、精神飽滿。所以，這是一種快樂、是一種功德，不是一般人所能領悟的。

（二十二）

　　眾生不知道寂滅是一種快樂，反而認為動是一種快樂、刺激是一種快樂，六根對六塵所產生的境界都是快樂，所以眾生的境界都是在刺激當中，愈刺激愈好，用外在的境界刺激我們的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、意根，刺激多了，身心就麻痺了，這些稱為「塵勞境界」。「塵」就是勞，因塵而發勞。  
  
　　舉例來說，我們的眼睛看到外面的色，不論看什麼色，都是一樣。貪看異性的外表，這是色；看種種風光，這也是色──看外面的種種境界，都是色。看久了，眼睛馬上就會疲憊，乃至於打瞌睡。什麼原因呢？因為色是塵，塵是勞。種種塵境刺激我們的眼根，產生疲勞，就好像慢性中毒一樣；看久了，眼睛可能還會瞎掉。現在很多人有近視眼，因為從小就看電視，或是為了功課拚命看書，拚命往外面看，看久了，慢慢就產生近視，這就是塵勞境界。  
  
　　耳朵聽聲音也是一樣的，無論好的、壞的，什麼音樂、什麼聲音，都喜歡聽，這是一種刺激，刺激我們的耳根。一般人喜歡跳舞，身根也在動、耳根也在動，你試一試看看，從早上一直跳到晚上，看看跳不跳得下去？從早上一直聽到晚上，看看聽不聽得下去？因塵而發勞，產生疲勞了，動都不能動了。  
  
　　佛法告訴我們，不要向外面尋找快樂，我們心當中有一個境界是最快樂的──寂靜最樂、寂滅最樂、修善最樂，真正是如此的，要在這個地方去體悟一番。在這個地方有所體悟，我們的心就安住了；否則，便會覺得出家修行累得不得了，又要早晚課誦，又要講經說法，又要普度眾生，又要建設道場，實在是很疲勞的事情，吃也吃不好、住也住不好、穿也穿不好……這樣一想，就退失了道心。  
  
　　六塵都是一種刺激，刺激我們的六根，讓六根麻痺，是一種慢性中毒，到最後一無所有，所謂「萬般帶不去，唯有業隨身」。相反地，我們現在的所作所為，都是善法。善法就是福報、就是功德。做了功德，不執著，修三十七助道品，返照自心，歸於寂然不動。所謂「菩提覺法樂，涅槃寂靜樂」，無論大乘、小乘，都要使我們這念心寂然不動。雖然都是寂滅、不動，但在層次上有差別，寂滅有深淺、不動也有深淺。  
  
　　這個地方只證到偏空，並沒有菩提，所以要把「苦集滅道」空掉，百尺竿頭再進步，使我們更上一層樓，所以古德說：「百尺竿頭坐底人，雖然得入未為真；百尺竿頭須進步，十方世界現全身。」就是超越了「苦集滅道」。「百尺竿頭坐底人」證到偏空，仍是有出有入，雖然得到法了，但「未為真」，為什麼？因為是有餘涅槃，還有餘報，界外塵沙惑、無明惑還沒有斷。  
  
　　這個地方提到「無苦集滅道」，不是不要證「苦集滅道」的道理，而是先證到「苦集滅道」的道理，然後再把「苦集滅道」空掉，這就是回小向大，回小乘向大乘，一下就證到八地菩薩、證到法身境界了，這就是觀空不住空。雖然證到空，但不執著空。所以說「無苦集滅道」，連「苦集滅道」之法也不要執著。  
  
　　涅槃有四種：有餘涅槃、無餘涅槃、無住涅槃、性淨涅槃。了解了什麼是有餘涅槃、無餘涅槃，然後才知道無住涅槃、性淨涅槃。如來佛於四種涅槃都能得自在；聲聞、緣覺是證到有餘涅槃和無餘涅槃，因為有法執，於法不得自在。既然是法執，就把法執也空掉，所以說「無苦集滅道」，涅槃也要空掉。為什麼？這個涅槃只是暫時休息的地方，不要貪著。譬如我們的目的是到台北，途中有休息站可以暫時休息，但是不要貪著休息站的風光而迷失掉，否則就達不到目的地了。所以，小根的人可以在偏空涅槃休息一下，休息了以後，不要執著這個境界，還要繼續前進。要繼續前進，就要把這個境界空掉、放下。  
  
　　佛經裡有一個公案，阿難尊者已經證到涅槃的境界了，隨緣度化眾生。有一天走在路上，聽到一位沙門正在唸誦一個偈子：「若人生百歲，不見水老鶴，不如生一日，而得覩見之。」阿難尊者聽到了，感嘆：「世間眼滅，何其速哉！」「水老鶴」是什麼？就是白鷺鷥，是一種鳥，腳很長、嘴也很長，喜歡在田裡吃泥鰍。為什麼人生百歲死，要見水老鶴？見水老鶴有什麼稀奇？阿難尊者告訴這位沙門：「你唸錯了，應該是『若人生百歲，不解生滅法，不如生一日，而得解了之。』」  
  
　　什麼是「生滅法」？所謂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」，假使不知道我們這個世間一切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都是屬於生滅法，就會生顛倒、就會生取捨、就會生占有，起惑、造業，沒有完沒有了，因為它是生滅法。既然是生滅法，還貪著它作什麼呢？  
  
　　這位沙門回去跟他的師父講，他的師父回答他：「阿難尊者年紀大了，老朽了，已經糊塗了，我說的才是正確的，不要相信阿難尊者的話。」所以這個沙門又在那裡唸起來了：「若人生百歲，不見水老鶴，不如生一日，而得覩見之。」阿難尊者聽到了，問他：「我前幾天才告訴你的，你怎麼又忘記了？」這位沙門說：「阿難尊者，我師父說您現在年紀大了，老朽不堪了，我師父說的才是正確的，您說的是錯誤的！」  
  
　　阿難尊者一聽，心想：「現在眾生障重根鈍，連正法、邪法都不知道，反而罵我老朽不堪，造了毀謗阿羅漢的惡業，就要墮入惡道；正法不能住世了，明天我將要入無餘涅槃了。」阿難尊者已經證到涅槃的境界了，但還有餘報，所以要吃、要穿，還要行住坐臥，這就是有餘涅槃。  
  
　　恆河兩岸的人們聽到阿難尊者要入涅槃，都想要爭取到阿難尊者的舍利，因為供養舍利是一個大福田。由於阿難尊者的在家弟子很多是當時的國王、文武百官，尊者恐怕大眾因為爭取舍利而引發戰爭，於是說：「你們不要爭了，我不在恆河的東岸或西岸入滅，我就在恆河的中間入涅槃。」等到時間到了，阿難尊者以神通飛到恆河的上空入涅槃，先顯四威儀神通，於虛空中，行住坐臥，然後再顯十八種神通，身上出水、身下出火，火中有水、水中有火，然後發出三昧真火把色身燒掉。  
  
　　這一念智慧心入到偏空當中，出離三界，這就是入無餘涅槃。不但把色身滅掉，所證的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，也一起泯滅得乾乾淨淨，什麼也不留，這樣子所得到的就是孤調解脫，不調度他人，獨調度自己而解脫生死，這就是聲聞、緣覺所證偏空涅槃的境界。這個偏空涅槃和佛菩薩比起來，還有一段距離，不是究竟的，所以最後還有性淨、大般涅槃。  
  
　　涅槃是最好的境界，為什麼連涅槃也要空掉？因為假使執著偏空涅槃，就無法到達無住涅槃、性淨涅槃這一個最高的、最究竟的寶所。所以，《心經》這裡說「無」、說「空」，不要有法執，「無苦集滅道」，要把「苦集滅道」也空掉。

（二十三）

**「無智亦無得，以無所得故。菩提薩埵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心無罣礙。無罣礙故，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，究竟涅槃。」**  
  
　　前面講到「無苦集滅道」，連涅槃也要空掉；假使執著涅槃的境界，就不能得到究竟涅槃。  
  
　　究竟涅槃，就是大般涅槃，也就是《六祖壇經》所說的：「無上大涅槃，圓明常寂照，凡愚謂之死，外道執為斷，諸求二乘人，目以為無作。」「圓明常寂照」，是指當下這一念心、大眾聽法這一個心，寂靜無為，這是最高的究竟涅槃。「圓明」，就是指這一念心性圓滿光明。沒有我執、沒有法執，三覺圓滿、三諦圓滿，一切功德圓滿，遍照法界。  
  
　　這一念心性達到圓滿了，是寂然不動；不但不動，而且這念心就像燈一樣明亮，所以稱為「圓明常寂照」。不動，就是定；明，就是慧。定慧不二這一念心，能照過去、能照現在、能照未來，所以三世不離當念，無論行住坐臥，這念心都在定慧當中，所以說「圓明常寂照」。這念心人人都有，都能成就究竟涅槃。  
  
　　雖然人人都有，但凡夫不知道，所以說「凡愚謂之死」。一般人認為人死了就死了；外道看到人死了以後如燈滅，稱為斷見；在二乘，認為我們這一個心證到空性即是。這些都沒有達到究竟涅槃，所以要把「苦集滅道」也空掉。  
  
　　**「無智亦無得」**，不但是空菩薩的法門，還要把菩薩的智與得空掉。智、得也有深淺。聲聞、緣覺之智，是但空智，有智、也有得。聲聞修三十七助道品、四念處觀，這個就是「智」。觀成功了，煩惱漏盡了，乃至於證到偏空這個理體，這就是「得」。菩薩的能觀之智，照見五蘊皆空，「得」就是顯出這個空理；以能觀之智證到真空之理，這就是「得」。佛法中所有的聖者，無論是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佛，都是一個智、一個得。雖然都是一個智、一個得，但有深、有淺。最後到達如來的境界，智理一如，能觀之智和所觀之理變成一個了，是一如的境界。聲聞、緣覺，把智和理分成二個，智是智、理是理，用這一個智入這一個理。其實智是本具的、理也是本具的，既然是本具的，就不能執著；一執著，又成了法執。如《楞嚴經》裡面所說的，我們這念心就像大海水一樣，無量無邊，但由於執取，而讓我們不識真心，就像捨棄了大海，反而取海中的一個水泡以為是大海一樣顛倒。  
  
　　所以「無智亦無得」，無能觀之智、無所觀之理，也就是不要執著能觀之智，以及所證涅槃之理。《圓覺經》云：「幻身滅故，幻心亦滅；幻心滅故，幻塵亦滅；幻塵滅故，幻滅亦滅；幻滅滅故，非幻不滅。」一個是根、一個是塵、一個是智、一個是識，都是幻化不實的境界。所以，能觀之智也要放下，「幻滅滅故，非幻不滅」。「非幻」是什麼呢？就是「圓明常寂照」，就是究竟涅槃，這是本具的。為什麼能觀之智、所觀之理，都要空掉？假使沒有把這些空掉，就得不到後面最高的境界，所以說「無智亦無得」。  
  
　　**「以無所得故」**，因為我們這一念心沒有任何執取，才是實實在在的。有所得，就有一些些執著；有一些些，還是有一個罣礙存在；所得的境界壞掉了，就沒有了，一樣是生滅不實的。所以「無所得」，才能契入本心、本性。本心本性是本具的，這才是真實不滅的。  
  
　　前面的經文告訴我們，聲聞、緣覺能契入涅槃的這一個智、所得到偏空涅槃這一個理，都要放下。把偏空涅槃放下了，才能進入菩薩的境界，所以說**「菩提薩埵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心無罣礙」**。「菩提薩埵」的簡稱是「菩薩」。如果進一步修菩薩的法門，也是依據般若波羅蜜多，智也放下、得也放下，這個時候我們的心就真正達到沒有罣礙的境界了。  
  
　　**「無罣礙故，無有恐怖」**，沒有罣礙，也沒有恐怖。心當中一法不立，這一念心性現前，什麼都沒有了，哪裡還有恐怖？凡夫眾生都是有恐怖，為什麼？因為有色身的存在，執著色身為實有，恐怕身體會壞掉，恐怕自己的財產會被人偷走……患得患失，所以心生恐怖。因為有我執、我所，就有生死輪迴。  
  
　　菩薩用般若之智，證到我空、又證到法空，了知身體內四大是空，外在四大也是空，一切現象界都是空，六根、六塵、六識、十二入、十八界，一切諸法畢竟空寂，哪裡還會有得失？  
  
　　到達這個境界，閻王、小鬼、無常……任何人都找不到自己。沒有患得患失、生老病死、生死輪迴，也沒有世間上種種大三災、小三災……即使世界壞掉了，都不影響自己，因為這一些都是業感所現──無論是大三災、小三災、生老病死……所有一切都是業感。已經沒有這些惑業了，當然就沒有這些果報；同時，這一念心性已經超越了空間和時間，脫離了所有的恐怖，就如同如來證到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十八不共法，哪裡還有什麼恐怖呢？  
  
　　修行的第一步，就是檢視看看自己還有沒有恐怖？假使有恐怖、有驚恐，就還沒有得到禪定、還沒有契入真理。如果契入了禪定、契入了真理、契入了真心，確確實實具有大無畏的精神，無論走到什麼地方，都不會心生恐怖。  
  
　　因為心沒有罣礙，所以沒有恐怖。心當中沒有種種煩惱，外面就沒有種種苦難。沒有我執、沒有法執，乃至於「二死永亡」，就超脫了生死輪迴，就無有恐怖。

（二十四）

**「遠離顛倒夢想，究竟涅槃」**，一個是顛倒、一個是夢想。如果沒有顛倒，就不會有夢想；沒有夢想，就不會有顛倒。二者是相依相存的。什麼是「顛倒」？把「是」當作「非」，把「非」當作「是」；「正」當作「邪」，「邪」當作「正」，這就是顛倒。  
  
　　這個地方所說的「顛倒」，是就「常、樂、我、淨」涅槃四德來講。眾生不明白涅槃的道理，對「常、樂、我、淨」之理產生了顛倒；假使契入了、證到了涅槃──常、樂、我、淨四德，就不是顛倒了。二乘也有涅槃，但不是究竟的涅槃，仍然屬於顛倒；以這個角度來說，眾生更是顛倒。  
  
　　為什麼說眾生顛倒？眾生把這個身體當作實在的，把親戚、朋友、兒女、田園、土地……世界上的所有一切，都當作是實實在在的、都當作是「常」，而不知道「無常」，這是不是顛倒？  
  
　　「樂」，涅槃的快樂，是最寂靜、最快樂；眾生認為的快樂不是寂靜，而是貪著世間上的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在五塵境界中去找快樂，這也是一重顛倒。  
  
　　第三是「我」。涅槃是不生不滅的這一念心性；而眾生執著四大假合為「我」，所以這又是一重顛倒。我們的四大本來就是虛妄不實的，把虛妄的四大執為實我，就是顛倒。  
  
　　第四是「淨」。眾生不知道我們這一念心才是真正的淨，而執著外面的淨──把臉洗一洗，認為這是淨；把衣服洗一洗，認為這是淨；把身體洗一洗，認為這是淨……而不了解不論怎麼樣洗，身體裡面的五臟六腑始終是排出臭的東西，怎麼會淨呢？五臟六腑的不淨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因為貪瞋癡三毒不淨，所以身體就是不淨。眾生把不淨的東西當作淨，就是顛倒。  
  
　　由於眾生對於「常、樂、我、淨」有這些顛倒的錯誤知見，所以就有種種苦果、苦報現前。就如同我們的身體，頭在上、腳在下，這個是正；相反地，假使腳在上、頭在下，那就是顛倒。身體這一顛倒，馬上就感覺很苦惱。  
  
　　由於眾生有這些顛倒的知見，就有種種妄想，這一念心就是一個「夢」。因為顛倒了，認識上有錯誤，捨本逐末、迷真逐妄，迷了真性，而去攀緣外面顛倒的境界，就成了夢想。晚上在作白天的夢，白天是作美人夢、作發財夢、作升官夢、作兒女夢、作買房子的夢……由於顛倒的關係，所以才作這些夢；又因為執著這些夢為真實，所以愈來愈顛倒。  
  
　　聖人無夢，因為照見五蘊是空性。既然五蘊都是空，哪裡會有夢？哪裡會有顛倒？最後虛空粉碎，空也不執著，所以說菩薩「宴坐水月道場，大作夢中佛事」；到最後連菩薩的夢也不作，「遠離顛倒夢想，究竟涅槃」。  
  
　　所以，這個地方不但是遠離凡夫的顛倒，還要遠離二乘的顛倒。為什麼說二乘是顛倒？涅槃本來就是淨，二乘執著色身是不淨，要修不淨觀，這是一重不淨；涅槃本來是常，二乘執著世間一切諸法都是無常，所以另外觀一個無常，這也是一重顛倒。二乘了達一切法空，知道一切法無我，認為我空才是常住不滅，這又背離大般涅槃。  
  
　　二乘修四念處觀，把本來就是淨的東西當作不淨；本來有我，又當作是無我；本來涅槃是常，當作無常……違背了大般涅槃「常、樂、我、淨」這一種原則。涅槃不去不來、不生不滅，二乘觀一切法都屬於生滅；涅槃是不出不入，二乘是有出有入，就入到涅槃裡面去了。所以說凡夫顛倒，但二乘有法執，也是一重顛倒，遠離這二種顛倒，達到究竟涅槃，才是最究竟的。「究竟涅槃」，就是成就佛的種智，「圓明常寂照」，真正是無上涅槃的常、樂、我、淨，這就是涅槃四德，是最高的一種涅槃。  
  
　　「遠離顛倒夢想」，才是「究竟涅槃」，才是達到最高的究竟涅槃、無住涅槃，也就是《六祖壇經》所說的「圓明常寂照」，禪宗祖師所說的「千年暗室，一燈即破」，始終不離當念。這才是究竟的，其他都是方便。修了種種方便法門，最後一定要歸於究竟。

（二十五）

**「三世諸佛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**  
  
　　所謂**「三世諸佛」**，指經過三大阿僧祇劫修證成佛，如釋迦牟尼佛「三祇修福慧」，修圓滿了，就成佛了。再擴大解釋，指過去世、現在世、未來世一切諸佛。  
  
　　**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**，想成就無上正等正覺、想成就佛智，必須依靠般若波羅蜜多，才能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  
  
　　一個是聲聞、一個是緣覺、一個是菩薩、一個是佛，這四個層次都必須要有般若；聲聞有聲聞的般若，菩薩有菩薩的般若，佛有佛的般若。聲聞的般若，就是證到我空；菩薩的般若，就是證到法空，都是要有般若；佛的般若，虛空粉碎，空也不執著，契入實相，才證得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──無上正等正覺。所以，這三個層次、三個境界都不一樣，但都是般若。  
  
　　能觀的這一念觀智，照見五蘊皆空，這就是返照自心、這就是般若。真正達到五蘊皆空的境界了，就是菩薩的境界。所以，菩薩的境界還有一個空，照見五蘊皆空，有能照、所照，隨時都可以入到空性。如來的境界，是證到了空又不執著空，虛空粉碎，如禪宗祖師所說：「有佛處不得住，無佛處急走過。」這個境界是什麼呢？就是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。  
  
　　什麼叫作「阿」？翻譯成中文，「阿」字就是「無」的意思。「耨多羅」翻譯成中文，意義就是「上」。「三」，就是「正」。「藐」，就是「等」。「菩提」，就是「覺」。把它連貫起來，就稱之為「無上正等正覺」。  
  
　　用什麼方法才能證到無上正等正覺呢？就是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」──聲聞、緣覺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」，證到偏空；菩薩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」，證到法空；如來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」，空有不立，所以空也不執著，契悟中道實相，見到我們這一念心性，這就是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義譯為「無上正等正覺」。  
  
　　佛法始終不離開覺性。「佛」是什麼意思？「佛者，覺也」，還是這個覺。「覺」，就是我們自己的靈知靈覺、靈明妙覺，也就是佛性、也就是空性、也就是本來面目、也就是清淨法身佛。總之，離不開當下這一念覺心、覺悟的心性；如果沒有這一念覺悟的心性了，那就是一個木頭。  
  
　　菩薩，就稱之為「覺有情」。什麼叫作「覺有情」？是覺悟的眾生，而不是在迷的眾生。「有情」是什麼？「有」就是有情識，「情」就是想念，有情感、有意識的存在。凡是一切有情識、有想、有念的動物，都稱之為眾生。  
  
　　眾生是在迷，有想、有念。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，念頭很多，想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……這就是在迷的眾生。菩薩不是想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而是想慈、悲、喜、捨，想普度眾生，想上求佛道、下化眾生，所以是大道心眾生。  
  
　　凡夫成天都在想名利、是非、人我、欲愛、家庭、兒女、夫妻、父子，乃至於車子、田地、房產……都是在起這些心念，所以名為「不覺」，從來沒有使這一念心清楚明白過，也不知道能想的是誰？始終沒有回光返照、始終沒有返本還源、始終是在背覺合塵，這就是凡夫，稱之為不覺。  
  
　　過去是不覺；現在聽聞佛法、落實修行，就開始覺悟了。所以，不要認為自己是薄地凡夫而妄自菲薄。我們從早上到晚上都是善法，怎麼是薄地凡夫呢？我們皈依為佛弟子、又受了戒、又發了大願，凡夫眾生不知道什麼是戒，所發的願大多是希望名利財色愈多愈好，和我們所想的完全是背道而馳。  
  
　　我們現在是始覺，開始覺悟了，還覺悟了諸行無常、諸受是苦、諸法無我、涅槃寂靜，還覺悟了大乘一法印……這樣，就不同於凡夫了。凡夫完全不了解這些道理，成天都在醉生夢死當中，而我們建立了正知見，這個就是覺。  
  
　　而外道邪知邪見，稱為「邪覺」。有些修道的人說：「道在火宅，道在白衣，出家眾沒有道了。」還說釋迦牟尼佛、阿彌陀佛都是無極老母、瑤池金母化出來的；佛教徒念「南無彌勒尊佛」，他們認為彌勒尊佛太小了，要念「南無太佛彌勒」，認為要與眾不同。佛教有三寶，一貫道也有一個三寶，他的三寶是什麼？「關、印、訣」。關，就是玄關一點，兩眉當中點一下：「老師一點道，閻王老子嚇一跳，地獄除名，天堂掛號。」耶穌教說世間上的一切，都是上帝創造出來的，這些都是不正確的知見。佛法告訴我們，諸法緣起，緣起性空，本性是無始無終、不去不來。不了解這一些道理，始終在心外攀緣、心外求法，都是邪知邪見、都是邪覺──這一念靈知靈覺的心由於錯誤的知見就邪掉了。  
  
　　有一些外道經常預測世界末日到了，要到天國去了，要趕快奉獻上帝，藉此詐騙大家的錢財。結果大眾的錢財統統給他了，時間一到，也沒看到天國，才知道上當了。現在外面的邪知邪見很多，不但是外面，連佛教裡面也有，稱為佛教裡面的外道。這一些都是邪覺。所以，一個是不覺，一個是邪覺。  
  
　　聲聞乘、緣覺乘二乘聖者，斷了六個根本煩惱，自己了生死，證偏空涅槃。就凡夫而言，二乘真正是正覺，因為凡夫在生死當中是不覺，外道是邪覺，相較而言，二乘的聖者當然是正覺。然而，若和佛、菩薩比起來，還是偏到一邊去了；偏空涅槃，對於真如實相來講，就好像在大海當中取一個水泡以為是大海，而不知道真正的海水無量無邊地廣大。二乘聖者「觀三界如牢獄，視生死如冤家」，自己要趕快脫離生死，證到涅槃，絕對不來三界了。一切努力都是為自己要了生死，跟佛菩薩比起來心量狹小，所以是偏。  
  
　　例如，我們認為身在台灣，在台灣呼吸，而實際上全世界的空氣是眾生所共享的；空間也是如此，廣大無有邊際，也是我們共同所享有的。但一般人認為台灣是台灣的空間、大陸是大陸的空間、日本是日本的空間……，不了解自己享有廣大無邊的空間。就如同二乘不知本性本空，另外執取一個偏空，入到偏空裡面，這個空是不究竟的。既然是不究竟，就是偏到一邊去了，所以稱之為「偏空涅槃」。入到偏空涅槃以後，阿羅漢經四萬大劫、緣覺經二萬大劫，還是要出來。所以，偏空涅槃只是一個化城，不是究竟。  
  
　　相較於菩薩，二乘聖者心行不廣大、心行不平等，不知道菩提在煩惱當中、不知道涅槃在無明當中，不知道「一切地水是我先身，一切火風是我本體」，不知道一切眾生皆是自己的親眷，所以心行不平等、心量不夠廣大，和佛菩薩比較起來還差很遠。菩薩是冤親平等，「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」，始終在三界當中來來往往，不出三界、不入三界，什麼原因呢？離開三界，沒有眾生可度，無法圓滿福慧功德；因為有眾生，才能圓滿福慧。

（二十六）

　　菩薩了解一切功德都在眾生身上，所以菩薩以大慈悲心為體，因大悲心而發菩提心。大悲心是什麼？觀眾生苦，發菩提心。假使不知道眾生是苦，怎麼去發這個菩提心？發不出來！諸法都是緣起。因為看到無量無邊的眾生都在生死苦海當中，這些眾生都是我們過去的親眷，所以要發濟度心，上求佛道、下化眾生，「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；眾生度盡，方證菩提。」  
  
　　有了大悲心，才去作真正的功德，就像〈普賢十大願〉一樣：「虛空界盡，眾生界盡、眾生業盡、眾生煩惱盡，我懺乃盡。而虛空界乃至眾生煩惱不可盡故，我此懺悔無有窮盡，念念相續，無有間斷，身語意業無有疲厭。」這樣一發願，我們的心量馬上就擴展到無量無邊的世界了；假使沒有這一個大願、沒有這一個大悲，執著在這一點點偏空上，始終與無上正等正覺這一念心，大菩提、大涅槃這個心不相應。  
  
　　菩薩上求下化，冤親平等，但是福慧還沒有圓滿，微細的煩惱還沒有漏盡、眾生還沒有度盡，還要上求佛道、下化眾生，所以雖然是正覺，但沒有圓滿，稱為「分證即佛」。「分證」，正在一分一分地證。  
  
　　佛三惑漏盡、二死永亡、三智圓滿，具足一切功德、智慧，德無不備、障無不盡，三德圓滿、三障煩惱統統漏盡了，又能自利、又能利他，最後又能功行圓滿，所以稱之為「無上正等正覺」。什麼叫作「無上」？心法無上，就是阿耨多羅，再也沒有什麼能夠超過這個境界，是無上心。  
  
　　現代科學很發達、哲學也很發達、醫學也很發達，乃至到達了太空時代，但是人卻迷惑了，捨本逐末，愈走愈糊塗，為了征服世界，拚命發展核子武器、乃至於生化武器；實際上，這些都征服不了世界，反而自取滅亡，自己害了自己。舉例來說，我們每天都要呼吸新鮮空氣，但是由於人為的因素，整個世界到處都是毒氣，充滿了毒素，烏煙瘴氣；人心充滿了殺、盜、淫，貪毒、瞋毒、癡毒。  
  
　　我們吃的五穀雜糧、蔬菜裡面也有毒，罐頭裡面有防腐劑，水裡面有毒、土裡面也有毒……整個世界都在毒氣當中，人天天都在中毒，愈走愈黑暗，到最後自己毒死自己，實在是如此的。電視裡還有黃色新聞，繪聲繪影；有些國家元首，為了男女的事情，弄到焦頭爛額，這也是中毒，中了男女之欲愛、色愛之毒；有些人有了錢，專門去吃山珍海味，裡面還是有毒；為了外表莊嚴去打荷爾蒙，裡面也都是毒……我們想一想，這一切都是毒，是不是愈走愈黑暗呢？  
  
　　一般人認為世界愈來愈進步，表面上看是進步，其實是時時刻刻在慢性中毒。中毒的人很多，這就是「不覺」。眾生自以為聰明，其實是「不覺」，自己在毀滅自己。所以，我們在這個世界上，只要眼睛一睜開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一接觸，都是在慢性中毒，到最後發病了，就不可治療了，這就是不覺的眾生。佛陀時代，這個世界的污濁之氣，衝到天上八萬由旬這麼高；現在不止了，都市裡沒有一點新鮮的空氣，人身是臭的，車子也排臭氣……。所以，佛經稱這個世界是五濁惡世。  
  
　　明白了這個道理，就了解眾生始終在醉生夢死當中。同時要了解，科學、哲學……都是從這念心而來。離開了這念心，哪裡有科學、哲學、生化……？一般人只知道向外去追求，而不知道這些知識、技能，都是我們的心發明出來的。心法至上，佛法就講這些道理。無論是善念得善報、邪念起煩惱、惡念造惡業，都是這念心造作出來的。  
  
　　另一方面，假使運用科學的人沒有良知良能、沒有慈悲心、沒有廣大心、沒有平等心，發明出來的東西，就會用來作奸犯科、殘害人類，最後就自取滅亡。所以，還是心法至上。  
  
　　悟到如如不動、了了常知、內外一如這念心，那就是「法王」。眾生這念心是在迷；外道這念心是邪；二乘這一個心，沒有如來這麼廣大，不知道一切法只有心法至上，所以還有法執的存在；菩薩雖然知道這念心最究竟，可是還沒圓滿。所以，只有如來智行圓滿，了知世間上沒有任何一個法門能超過當下這念心。哪一念心？師父說法、大眾聽法這一念心。假使明白這個道理了，人生就很有意義。世間上只有這一念心，才是最尊最貴的，還要去哪裡尋找？所以，佛法就是心法。  
  
　　淨土宗說「花開見佛悟無生」，還是指這一念心；在禪宗是「本來面目」，也是要見到本心本性；在教下則說證菩提、證涅槃，還是指這一念心；在密宗是「即身成佛」，還是這一念心。密宗所說的「本尊」是什麼？本自具足、本自尊貴。大眾聽法這一念心，才是本自具足、本自尊貴。這個心契入了禪定，契入了正念、正定，就是大威德、大圓滿，一切都具足。  
  
　　所以我們要了解，除了這一念心，世間上沒有一個東西可以追求得到，就算是得到了，仍會得而復失；就算是成就了，將來還是會壞掉。我們這一念心無得無失、無成無壞，照天照地、蓋天蓋地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都在這念心當中，因此稱之為「無上正等正覺」、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。  
  
　　《心經》這裡提到，「三世諸佛」依據般若的智慧，超越了聲聞、超越了緣覺，超越了菩薩乘，最後證得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。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就是指我們這一念心、中道實相，就是這麼簡單。這念心要站得住、 站得長，要從這個地方來用功。假使違背了這個因，絕對無法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（二十七）

　　龍樹菩薩所作的《中論》提到：「大聖說空法，為離諸見故；若復見有空，諸佛所不化。」「大聖」，就是指釋迦牟尼佛。佛是聖中之聖，所以稱之為「大聖」。「大聖說空法，為離諸見故」，佛所說的八萬四千法門，都是用來破執著的。「諸見」，指一切與佛智不相應的知見，如不正見、邪知邪見，乃至於外道見、空見、有見、七十二見……為了破種種諸見，所以說空以破執。執著破了，若還執著一個空，就成了法執，為什麼呢？空上加空，重床疊架，不見本空。  
  
　　「若復見有空，諸佛所不化」，假使執著空理，入到空中，十方諸佛都沒有辦法度化，因為這一念心已經入到空空洞洞這一念空性裡面去了，沒有契悟到能入這個心是真空、是覺性、是佛性。所以，古德云：「寧可執有如須彌，不可執空如芥子。」這是什麼原因呢？假使著有，還可以在「有」中精進修行，最後「有」亦不執著，這樣還是能夠契悟菩提心，成就無上正等正覺。假使著了空，入到空裡面，認為這個空就是涅槃、就是菩提、就是佛性。一切無所見，只見到一個「空」，見不到「覺」，就算是佛也沒有辦法度化你。  
  
　　由於眾生執著的見解很多，所以把它空掉，破掉對見解的執著；但空掉了種種見之後，空也不能執著，如《金剛經》所云：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？」無論是誦經、持咒等善法，乃至於能觀之智、所觀之理，最後都要放下，因為過河就不需要船了。既然這些善法都要放下，何況世間上與佛法不相應的種種名利、財色、情愛，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、邪見等非法、惡法，更要放下。  
  
　　《金剛經》云：「須菩提言，如我解佛所說義，無有定法，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亦無有定法，如來可說。何以故？如來所說法，皆不可取，不可說。」為什麼呢？如來所說的法，都是為了破除我們的執著，八萬四千法門都是方便，假使執著了，就成了法執。佛所說的法是用來破執顯真──破除執著，顯出我們的真性；去除了無明，顯出我們的清淨心。  
  
　　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不是求來的，而是求無所求。有求，只是一個目標；無所求，是修了善法之後，無能、無所，時時刻刻安住正念、安住正定，這樣就是真正的般若。所以，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是從凡位到聖位最高的一個心境。《金剛經》又云：「以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所有一切法都不要執著。  
  
　　現在有些人誦了《金剛經》，就把這些道理拿來當成口頭禪，所謂「說到做不到，是名不到道」，這就又偏到一邊了，反而成了知解宗徒。所以我們不但要知道，還要做到，解行並重，言行一如，知行合一，這才是真正的般若。  
  
　　所以，要從文字般若起觀照般若，假使沒有真正去回光返照，沒有照見五蘊皆空、沒有修這一個法門、沒有作這一個功夫，始終佛是佛、眾生還是眾生，涅槃還是涅槃、生死還是生死，菩提還是菩提、煩惱還是煩惱，淨土還是淨土、天堂還是天堂……實在是如此的，自己始終得不到真實的受用。  
  
　　所謂「知」，就是一定要知道這條路，不能不知道。要想知道這條路，就要研究經教，否則就是南轅北轍。有些人把這些道理弄錯了，認為研究經教如「入海算沙」，就因噎廢食，不去研究經教了。假使只說不做、只研讀而不落實，就是「入海算沙」；假使研究了以後，再依教觀心，那就是真正的菩薩行。現在很多人修行不到幾天，就想去住茅棚了，你問他為什麼要住茅棚，他又答不出個所以然，這就是對教理不了解。  
  
　　教理，是一條路、是一個指路碑。就如同把地圖找到了，才能按圖索驥，找到這一座寶山。找到寶山以後，怎麼樣開採寶山……經教就是告訴我們這些道理。假使你專門講這些道理，自己卻不去開採，就不可能得到寶。所以，我們按圖索驥，又去實踐，解行並重，就是真正的菩薩行。  
  
　　了解了觀照般若，就要在日常生活中去安住這一念心，起了煩惱，要趕快對治。時時刻刻檢討自己有沒有進步？看看自己有沒有欲愛、色愛？心清淨到一個程度了，產生了一點感應，知道自己所走的這條路不會錯了，但也不執著這種感應；假使執著感應，就是在半路上錯認了消息。  
  
　　古德云：「依文解義，三世佛冤；離經一字，即同魔說。」假使始終是在外面的文字相去鑽牛角尖，而沒有在心地功夫上來落實，依文也不對、離經也不對。如果我們知道佛法的道理，又在日常生活中行住坐臥、動靜閒忙落實，始終不離當念，就是真正的修行。當念，也有深淺，隨著觀照般若的功夫由淺至深，這念心站得住、站得長，這就是實相般若。

（二十八）

　　修行不論怎麼修，就是一個能觀之智、一個所觀之境，也就是《心經》所說的「照」。能觀之智，就是「照」；所觀之境，就是空性。天台宗說，佛智照空、佛智照假、佛智照中。「佛」是什麼？就是能觀之智。佛智照假，一假一切假，十方世界都是假相，如夢如幻、如泡如影。既然是假相，還有什麼好貪愛的？當然就不貪愛了！這是一個對治法門。雖然是對治，但已經知道運用我們這個心了。佛智照空，不但一切是假有，而且還是真空。  
  
　　「照」，一種是把它照破，一種是思惟。「照」，如探照燈一樣，把我們這個心安住在一個定點，一照：「凡所有相，當體即空。」起一個念頭，十方三世所有一切立刻都是空了，這就是「照」。把我們這個心安住在一個定點上面，然後配合我們的智慧，觀照一切有為法悉皆空寂。另一種是用思惟的方法，安禪靜慮，修析空觀，觀內四大、外四大皆空，安住空理，破除執著，這就是般若。  
  
　　修行不外乎是一個心、一個境，一個能、一個所，一個賓、一個主。什麼是賓主？賓，指外面的境界；主，指能觀之智，也就是我們的主人。明白這些道理，修行就找到一條路了。如果還不知道心、境，不知道能觀之智、所觀之境，還不知道賓、主，還不知道客、塵，就只是前方便。  
  
　　怎麼樣才能把這個心與外面的境拿捏得很穩？禪宗祖師說：「奪人不奪境、奪境不奪人、人境俱奪、人境俱不奪」，這些道理歸納起來，就是一個心、一個境。「心」，就是能觀之智；「境」，就是外面的境界，如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這些境是假有亦是空性。現在不住假有、又不住真空，就是中道的境，佛智照中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把外面所有一切境界掃得乾乾淨淨，只有這一念心存在，這就是「泯境存心」。哪一念心？大眾聽法這一念心。  
  
　　「泯境存心」，外面什麼境界都沒有，只有這一念空的智慧心存在，獨一無二。看看自己有沒有這一個功夫？無論行住坐臥，只要提起這一念，外面所有境界都沒有了，只有當下這一念清清楚楚、了了分明。打禪七時，就是告訴大眾要認識自己的主人，這就是境界不存、只存這念心，要來就來、要去就去，處處作主，這就是如來。一切法畢竟空寂，但這念心還要存在。  
  
　　第二個，「泯心存境」。例如，希望將來生東方淨土、西方淨土、南方淨土、北方淨土，這就是「泯心存境」，有一個淨土的境界存在。檢討自己現在是不是在「泯心存境」的境界？這個境是假有，也是真空。即使入到真空裡面了，真空也是一個境。  
  
　　「泯心存境」也是一種功夫，凡夫眾生這個心時時刻刻都在打妄想，怎麼泯得下來？它要打瞌睡，你拿它沒辦法；它要想東想西、患得患失，你也沒有辦法。所以，用智慧心來滅掉這些妄想，將心依靠在一個境界上，這就是「泯心存境」。  
  
　　第三個層次是「心境俱存」，心不礙境、境不礙心，如同虛空一樣，不礙萬象發揮，但萬象也不離虛空，大小無礙、遠近無礙、事事無礙、明暗無礙、香臭無礙、穢淨無礙、凡聖無礙、男女無礙、美醜無礙、高低無礙……有心、有境，來來去去，「百花叢裡過，片葉不沾身」。心、境互不障礙，看看自己做不做得到？這就是第三個境界，心也存在、境也存在，有也無所礙、空也無所礙。  
  
　　第四個層次是「心境俱泯」，心也不可得、境也不可得，非有、非空，不著有相、也不著空相，內外一如。明白這個道理了，心就得自在，就契入了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  
  
　　修行不是言教，但是也不離開言教。假使離開了言教，就容易走錯路、容易錯認消息。修行過程中心裡起了煩惱，藉由研讀經典或聽聞佛法，端正知見，心安住下來，煩惱馬上就轉過來了，佛經云：「一乘任運，萬德莊嚴是諸佛。」就是這個道理。  
  
　　什麼是「一乘任運」？始終不離開當下這一念心性，也就是師父說法這一個心、大眾聽法這一個心，清楚、明白、作主，只有這一念長存。一念長存只是「體」，還要「任運」。任運，就是用，把我們這一個心運用到假有，修一切善、斷一切惡；運用到修一切善、斷一切惡，又不著善惡之想，這念心又安住下來了。運用到真空，了達一切法都是空性，又入空定了。入到空定，又把這念心收回來，又是中道實相。清清楚楚、了了分明，又是菩提心。最後不著空、不著有，不著空想、不著有想，「有佛處不得住，無佛處急走過」，不去不來、不生不滅、不出不入，常寂常照，又入到清淨法身佛、又入到常寂光淨土，就是大圓滿、大威德。  
  
　　所以，先要悟這一念心；悟了以後，才修這一念心；修了這一念心，契悟了實相，還要運用這一念心。運用這一念心，不外乎假有、不外乎真空、不外乎中道實相，這樣子有所體悟、有所返照、有所修證，那就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過去佛、現在佛、未來佛，皆是依據般若波羅蜜多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  
  
　　依照「五不翻」的道理來講，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是翻音不翻義。其次，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裡面有很多意義，所以也不翻，所謂「尊重不翻」，現在還是稱作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。  
  
　　明白這些道理了，修一切法門，最後的目的都是在成就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。無論是眾生、無論是二乘、無論是菩薩，最後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才是最究竟的、才是最圓滿的。「一法具足一切法，一切法不離一法」，內外是一如的。

（二十九）

　　「故知般若波羅蜜多，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無上咒，是無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實不虛。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，即說咒曰，揭諦揭諦，波羅揭諦，波羅僧揭諦，菩提薩婆訶。」

　　綜合起來，我們才了解**「般若波羅蜜多」**有這麼大的功德！一切都在這一念心。什麼心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要證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就必須要有般若的智慧。所以，這一段就是一個總結。前面是顯，後面屬於密。  
  
　　般若波羅蜜**「是大明咒」**，智光無有障礙，蓋天蓋地，照古照今，照過去、照現在、照未來，這一念心性盡虛空、遍法界，所以是「明」；能夠出三界、了生死，二死永亡、三惑圓斷，證三般若，所以是「明」。  
  
　　**「是無上咒」**，因為這一念心是無上法，隨便起一個心、動一個念，這一念心成就無量無邊的功德。所以，這一念心能生萬法。證到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成就千百億化身，一切諸法無不從此流，所以是「無上咒」、是**「無等等咒」**，沒有一法能夠超過這一念心。所以，這個咒也是諸佛的密印，**「能除一切苦，真實不虛」**，一點也不差。  
  
　　《心經》是顯密合一、能所一如。證到了實相，就是最高的密。以前密宗裡面有一個羅刺活佛，在四川弘揚密教。他的修行很好，弟子有好幾千人，大家都對他很尊敬。有一次，在成都辦了一個法會，弟子們恭請羅刺活佛開示成佛的法門。羅刺活佛應弟子們的請求，上台去了，拍一拍撫尺就下台了，無言無說。這就是指佛的作用，佛就是指這一念心。禪宗祖師指頭一豎、拂塵一舉，這就是道、這就是密。就如同世尊拈花一樣，這一撫尺與拈花有什麼差別？沒有差別！  
  
　　台下的弟子們看到這個情景，「奇怪！活佛上台拍一下撫尺就下去了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是不是我們的業障太重，所以活佛看一看就走了。」過了一段時間，弟子又請求活佛說法：「請活佛慈悲，為業障深重的弟子們開示成佛的法要。」  
  
　　羅刺活佛知道弟子們還不了解、還悟不到這個道理，於是上台就說：「我就是佛。」就如同傅大士所云：「夜夜抱佛眠，朝朝還共起。起坐鎮相隨，語默同居止。欲識佛去處，祇這語聲是。」佛在哪裡？佛就是我們的覺性，每天晚上跟著我們睡覺、跟著我們起床……是誰在說法？「我就是佛。」這一聲就是！  
  
　　弟子們還是聽不懂。等於禪宗祖師所說：「喝茶的人是誰？」「念佛的人是誰？」「說法的人是誰？」「聽經的人是誰？」……是一樣的道理，都是指這一念心性，這是最高的密。弟子們還是聽不懂，又請活佛大慈大悲，開方便門。  
  
　　於是，羅刺活佛說：「好！我現在傳你們一個法門──百字明。口念密咒、意作密觀、手持密印，三密相應，求什麼都能得到，求財得財，求子得子，求升官的得升官，求長壽的得長壽，求無上菩提則得無上菩提。」大家一聽，「這個法實在太好了！」  
  
　　這一念心才是無上咒，有求都是方便。所以，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在哪裡？大眾聽法這念心如如不動、了了常知，站得住、站得長，這是最高的密，這個就是無上咒、大明咒、無等等咒，再也沒有什麼超得過它。  
  
　　明白這個道理以後，從體起用，運用我們這一個心；用了以後，又要歸於體。所以，用不離體、體不礙用。假使執著我這一個心就是無言無說，執理廢事，看什麼人都不順眼、看什麼事都看不慣，認為：「我們是禪宗道場，怎麼還要作早晚課？怎麼還要誦經？怎麼還要辦法會？怎麼還要去超薦？這不是一個真正的禪宗道場，我要去住茅棚了！」這就是心有障礙。你去住茅棚，還是住不下去，因為你不知道這念心的體和用。  
  
　　所以，我們這念心無言無說，也不妨礙有言有說。如果完全是無言無說，那麼釋迦牟尼佛為什麼要說法四十九年？難道釋迦牟尼佛錯了嗎？所以說而無說、念而無念、修而無修，不執著一切法，就能得大自在。  
  
　　舉例來說，同樣是念經，看看這個心用在什麼地方？念也是不生不滅，不念也是不生不滅！要作得了主。假使作得了主，念也是佛，不念也是佛；否則，以為念屬於生滅，不念才是不生不滅，就不自在了。所以，佛法是圓融無礙的。  
  
　　淨土宗說：「一念相應一念佛，念念相應念念佛。」什麼是「相應」？與清楚明白、作主的這念心相應。這念心相應了，說也是佛、不說也是佛。假使與這一念心不相應，即使無言無說，只在這裡昏沉、迷糊，這不是佛；即使念佛、誦經、持咒，前念、後念……念念生滅，也不是佛。  
  
　　假使念第一遍屬於生滅，念第二遍時，這個心清清楚楚、了了分明，這就是不生不滅，這只有自己才能體會。所以，說也是佛、不說也是佛；念也是不生不滅，不念時，沒有昏沉、沒有妄想，了了分明，還是不生不滅，還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所以，大眾的知見要圓融，不要自以為是。  
  
　　每個人都要契悟到「一乘任運，萬德莊嚴是諸佛」的道理，否則你講不生不滅，聽的人根本不了解是什麼意思。所謂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」，師父說法、諸位聽法這個心，只有自己才知道，誰也不知道。假使真正達到一念不生，即使如來佛也不知道。  
  
　　《心經》這裡提到：「是大明咒，是無上咒，是無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實不虛。」佛是真語者、實語者、如語者、不誑語者、不異語者，一點也沒有錯誤。現在的人不了解，認為密法有神通、有感應，所以也去學神通、學感應，這就顛倒了！假使契悟了實相、契悟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起心動念、運水搬柴、行住坐臥、舉手投足，都是神通妙用，要在這個地方去深入，否則學什麼都不是的。  
  
　　所以，顯密是一個。密，也是要悟到這一念心，與實相心相應，故「念而無念」。假使還沒達到這個境界，就要息滅貪瞋癡──持咒，也是咒貪瞋癡，使貪瞋癡不起。所以持咒的人，要誦滿八十萬遍、一百二十萬遍……才能降伏自己的妄想，達到一念不生，定境現前，目的是在這裡。  
  
　　打坐坐在這裡，不想過去、不想現在、不想未來，清清楚楚、了了分明，一念相應，馬上就能契入中道實相。聽經聞法、禪修打坐……都是方便，最終要歸於究竟。但是，要契悟究竟，也必須要有方便，不能說連方便都不要。不執著方便，就是究竟，「當下即是，動念乖真」。  
  
　　佛教當中，有藏、通、別、圓四個教法。什麼是「圓」？大圓滿，圓融無礙，坐也是佛、不坐也是佛，言也是佛、不言也是佛……沒有妨礙，始終是不離當念，不離開當下這一念心性。

（三十）

**「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，即說咒曰，揭諦揭諦，波羅揭諦，波羅僧揭諦，菩提薩婆訶。」**這個咒不可思議。現在一般人都要求知解，要去翻譯這個咒的意思。其實這個咒翻成中文：「到彼岸，到彼岸，快到彼岸去，究竟到彼岸。」就是一般的文字。但是若不翻譯它的意思，直接稱念「揭諦揭諦，波羅揭諦，波羅僧揭諦，菩提薩婆訶」佛之祕密語，微妙深隱，就好像有無量的禪機一樣，真正是不可思、不可議。  
  
　　所以我們要了解，法門是相通的，顯和密是相通的，都不離這一念心性。這一部經很有意義，裡面有聲聞法、有四諦法，還有十二因緣法、菩薩法、如來法，裡面還有大般若，所以《心經》看起來字數很少，假使要把每一個段落講清楚，不是幾天可以講得完的，僅是四諦之理就可以講很久。  
  
　　我們講《心經》主要是講般若，了知顯和密是一個，顯當中有密、密當中有顯。念出來就是顯；研究這個密咒，身口意三密相應，這就是密。所以，學密的人要先通達經教，為什麼？假使不了解經教道理，就容易執著修法，成了法執，迷失了本心，乃至如《楞嚴經》演若達多一般「迷頭認影」，得不到好處！  
  
　　教理，不外乎是修戒、修定、修慧，不外乎是以般若的智慧照見五蘊皆空，最後空也不執著，契入佛的智慧─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不可思、不可議，這就是真正的密。這是什麼道理呢？我這一念心真實存在，但誰也看不見，這不是密是什麼？只有自己才能安住，是自受用，其他任何人都得不到受用，這就是密。  
  
　　禪宗祖師說：「汝若返照，密在汝邊。」是在你那裡，不是在我這裡。諸位聽法這一個心，一念不生，這是最高的密，這個密就是大圓滿、大威德，這是體。然後在體當中起用，做什麼都有成就、都有感應。雖然有感應，也不要執著。  
  
　　依照唯識來講，轉第八識成大圓鏡智，轉第七識成平等性智，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，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。四智成就三身，三身不離一念，還是這一念心。哪一念心？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，如如不動，寂照一如，這是我們自己的本分，時時刻刻安住在本心本性，這個地方是無所得，是不可思、不可議。入甚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即是《六祖壇經》所說：「無上大涅槃，圓明常寂照。」這是自己受用的大光明藏。  
  
　　由文字般若起觀照，最後證到實相。實相，就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假使執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有能、有所，又落入名字相了。所以釋迦牟尼佛說法四十九年，沒有說一句佛法；度了無量無邊的眾生，說沒有度一個眾生，始終是歸於當下不生不滅這一念心性。這一個心性經常存在，就是自受用，就是「揭諦揭諦，波羅揭諦，波羅僧揭諦，菩提薩婆訶」，一切究竟圓滿。